

周
清
外
史

十一
十一

馬杉
繫著

周清外史

南朝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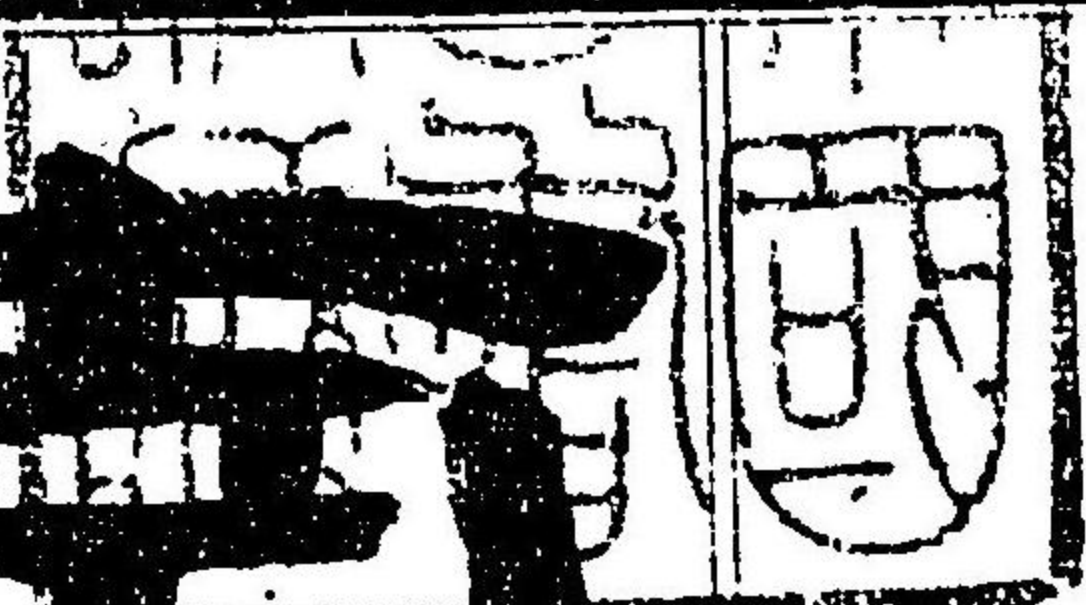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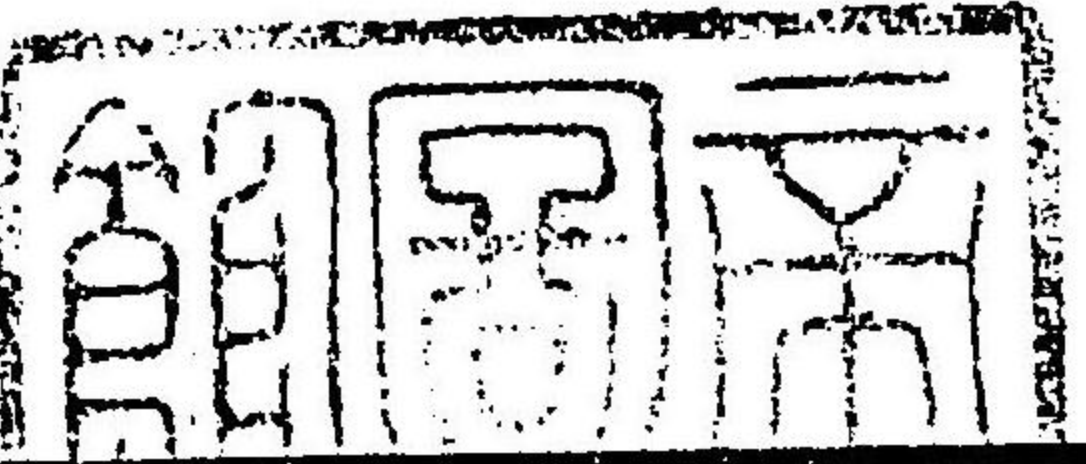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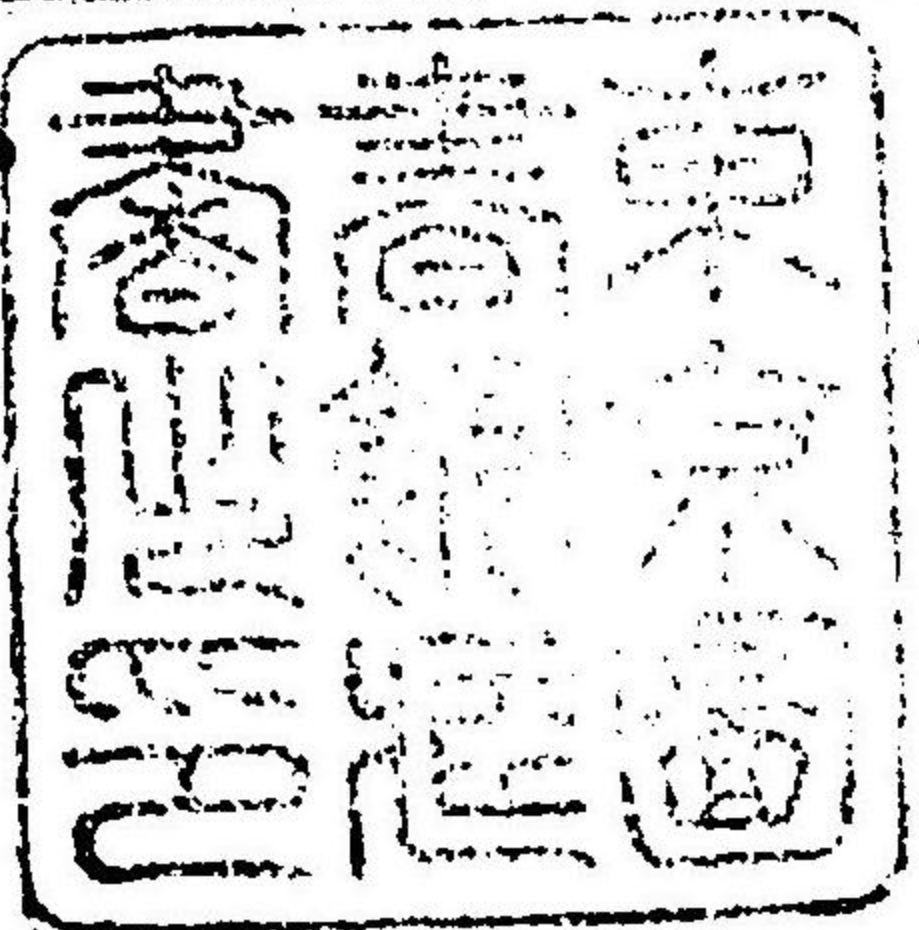
十一

4
22
1

東京圖書

三 冊	一 號	一 架	四 函	屬 類
--------	--------	--------	--------	--------

五



南真州郡圖

同書外加

萬後月或反

南朝系統 都建康領漢淮以南

宋

受晉禪 武帝 劉裕 廢帝 榮陽王 義符 文帝 義真 武帝 駿

齊

受宋禪 前廢帝 業 明帝 或 後廢帝 昱 順帝

梁

高帝 蕭道成 武帝 昭業 廢帝 鬱林王 昭業 廢帝 海陵王 昭文

陳

明帝 鸞 廢帝 東昏侯 簡文帝 綱 弟 元帝 恭帝 方智

陳

受梁禪 武帝 陳霸先 文帝 藉 廢帝 臨海王 伯宗 宣帝 瑒

陳

帝 叔寶 為隋所滅

陳末 僭國

後梁 宣帝 蕭譽 明帝 歸 苕公 琮

周清外史卷之十一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 泰園閱

司馬氏後記 南朝

宋 齊 梁 陳

宋 元王交 漢高祖 母弟也 封楚

宋承晉祚。領漢淮以南。是為南朝。南朝數有禪代。

以宋為始。宋之先。出於漢元王劉交。交居彭城。其

裔皆家彭城。交十七世曰劉翹。自彭城徙寓晉陵

丹徒之京口里。生裕。家貧不能自給。將棄裕。裕之

擣蒲博奕也

從母。救而乳之。因呼曰寄奴。寄奴稍長。嘗履。以為業。頗好擣蒲。為鄉閭所賤。然性勇毅。有大志。為晉將劉牢之所引拔。參其軍事。擊海賊孫恩。盧循等。挺身力鬪。數樹奇功。桓玄之亂。首唱大義。再興晉室。又攻復洛陽。取長安。勲業盛大。自請鎮其舊里彭城。彭城。春秋之時。宋土也。遂立為宋王。元熙二年六月。受晉帝德文之禪。即皇帝位。都建康。改元永初。國號宋。奉德文為零陵王。祀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等。嘗竭力晉室者。以収士民之心。永初

沮渠姓。蒙遜名

西涼亡

二年春。涼王沮渠蒙遜攻西涼。取燉煌。西涼主李恂自殺。西涼乃亡。此時魏秦涼夏燕各建國稱帝。割據河北關右之地。而魏最强大。有併天下之志。初帝裕之圖禪代。授毒酒於前郎中令張偉。醜晉帝德文。偉歎曰。醜君以求富。耻莫大焉。自飲而卒。前太常褚秀。前侍中褚淡。並德文之后兄也。德文每生男。帝令秀淡便殺之。以絕胤子。德文自遜位。深慮奇禍。與褚后處一室。手煮食以食。帝數使人伺其間。是歲九月。褚后適出在別室。帝即遣兵士。

帝弒零陵王

武帝殂
廢帝榮陽王立

逼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吾聞自殺者墜那落。請汝殺我。兵士遂掩殺之。帝聞而佯驚。乃宣言曰：盜殺先帝零陵王。因舉哀三日。奉謚曰恭皇帝。三年五月。帝殂。謚武皇帝。世子義符嗣。年十七。多狎群小。居喪無禮。是冬。魏人入寇。陷洛陽。取許昌。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等。以將士敗沒。多失境土。並引罪上表自劾。帝優詔不問。帝素昏狂。即位二年。連卻忠良。淫樂日甚。羨之。亮。晦等憂之。廢帝為榮陽王。立武

徐羨之等弒廢帝榮陽王

文帝立

帝自討謝晦

帝第三子義隆。已而殺榮陽王及武帝第二子義真。以防後禍。義隆既即位。惡羨之等專恣。元嘉二年冬。宣詔曰：發兵伐魏。乃治軍裝艦。又宣曰：西討謝晦。時晦領荊州刺史。參軍何承天勸晦北奔魏。晦以為荊州用武之地。糧兵易給。據以決戰。然後趨北。復何晚。遂及。三年正月。帝下詔。暴羨之。亮。晦。弒先主兄弟之罪。自將兵討晦。以檀道濟。劉粹為前軍。斷北走之路。水陸並進。羨之。亮。恐懼。羨之。自經死。亮出走。為屯騎校尉郭泓所禽。伏誅。帝益銳

師入河南

意令諸軍相繼進。晦使弟遯將万人留守江陵。自帥舟師五万人拒官軍。旌旗蔽日。舩艦滿江。乃歎曰。吾恨不能以此衆勤王事耳。因上表謝罪。帝弗報。會道濟軍掩至。晦衆皆潰。此時劉粹自陸路襲江陵。陷之。晦進退失據。與弟遯北走。至安陸。爲戍將光順所擒。帝併其黨與悉誅之。帝自踐祚。有復洛陽之志。聞魏連歲伐西北。河南兵少。七年春。使到彦之。王仲德。竺靈秀。以舟師五万入河。段宏帥精騎八千。直向虎牢。劉德武將步卒一万繼進。長

伐魏不克

沙王義欣將步騎五万監諸軍。義欣武帝弟道憐之子也。彦之自淮入泗。日行十里。以四月發。至七月始達須昌。沂河西上。魏兵棄碣。破滑臺。虎牢。洛陽。金墉諸城。悉渡河北。退。彦之進屯靈昌津。結營列守南岸。諸軍皆喜。復河南。仲德獨有憂色。曰。諸將不諳北人情偽。必墮其計。已而魏主遣諸將來擊。彦之大敗。棄舩艦軍實。退保東平。十月。魏將安頡等已破彦之。進攻金墉。守將杜驥棄城走。於是洛陽不支。將士皆退。彦之仲德。悚懼。逃還虎牢。遂

陷。滎陽太守崔模以所部降魏。靈秀欲棄滑臺而走。參軍朱脩之不聽。以三千人守滑臺。魏人乘勝來攻。甚急。靈秀夜遁。走湖陸。脩之留戰。多殪魏兵。然衆寡不敵。受圍二十餘日。身蒙數創。兵士亦死傷過半。脩之氣益銳。晝夜力拒。無復一人離心。十一月。魏人不能拔而去。更攻湖陸。湖陸軍實糧仗所積蓄。靈秀拒守。遂大敗。棄軍實糧仗。僅以身遁。還。帝怒。免彥之。仲德官誅靈秀。八年正月。大將軍檀道濟督諸軍救滑臺。魏人拒之。途大小三十餘

戰。道濟多勝。進至歷城。魏將叔孫建縱輕騎燒其草穀。道濟人馬乏食。不能輒進。由是魏兵復攻滑臺。脩之堅守。糧盡。兵皆病。而外援不至。城遂陷。脩之就擒。二月。道濟食盡。自歷城引還。士卒多降魏。東陽下邳諸城皆潰。復失河南諸郡。十三年春。帝疾病。侍中劉湛說司徒彭城王義康曰。道濟位陞司空。職兼江州刺史。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略。一旦宮車晏駕。不可復制。宜早除之。以全國祚。義康。帝之弟也。恃勢驕專。常嫉道

彭城王義康殺
檀道濟

濟功。乃與湛共謀。矯詔召道濟。因執之。宣言曰。道濟潛散官金。招聚剽猾。乘上寢疾。規肆禍心。遂併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臨死。憤怒不自禁。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壞汝万里長城。帝素仁孝。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其職。道濟之遭害也。帝實不知。及疾愈。悼惜不已。遂貶義康徙豫州。此時謝靈運。范曄。負才地。貪權。相踵反亂。帝命誅之。由是境內無事。廬山隱士雷次宗立儒學。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東宮率更令

立四學

魏人入寇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是為四學。帝厚給生徒。各執其學。於是士民敦和。江左風俗。以此時為美。魏既滅秦涼夏燕。悉併其地。勢益强大。聞檀道濟已死。乃曰。江左可圖也。二十七年春。魏主拓跋燾大舉入寇。攻懸狐。至夏不能拔而去。帝復欲伐魏。江湛徐湛之。憊憑之。左將軍劉康祖以為時月已遲。宜以明年春出師。帝曰。北人苦虐政。上黨諸郡義徒已起。若頓兵一年。恐沮向義之心。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

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還。顧王玄謨等勇略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及往時。臣恐重辱王師。帝曰。我師再屈。別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軍中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舟艦北下。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不能堅守。比至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乃成擒耳。慶之又諫曰。治國譬如治絲。急遽反勞之。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強敵。而與江徐等白面書生謀之。何由得濟。世子劭及護

復出師伐魏及敗

軍將軍蕭思話亦固諫。皆弗聽。七月。詔發諸軍。彭城太守王玄謨將衆二萬五千先進。水軍前鋒奮威將軍垣護之繼進。連戰無利。至冬。玄謨護之等大敗。僅以身遁還。大都督蕭斌將斬玄謨護之。沈慶之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玄謨等諸人非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佛狸魏主燾之小字也。先是遣別將龐法起西徇關中。取弘農潼關。已而魏兵來擊。法起殆敗。柳元景薛安都曾方平等以衆三萬人救法起。大敗魏兵。斬

首數千級。法起軍大振。此時魏人拔懸狐及項城。進逼壽陽。帝遣劉康祖赴救。魏人逆擊。康祖有精兵八千人。皆殊死奮戰。多殺魏兵。然眾寡不敵。士卒死傷略盡。康祖中流矢死。建康駭擾。召元景安都方平等選關中復為魏之有。帝悔不用慶之等諫。十二月。魏主帥諸軍南侵至瓜步。懷民舍為筏。將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帝使領軍將軍劉遵考分兵守要津。世子劭出鎮石頭。江湛徐湛之屬之。帝幸石頭城勞諸軍。又登莫府山觀望魏

魏主南侵至瓜步

軍大懼。謂江湛等曰。北伐之議。同朕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不得無慙也。又謂徐湛之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乎。世子劭曰。北伐敗辱。數州陷沒。其罪在江湛徐湛之。斬之可以謝士民。帝曰。北伐固出朕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世子與江徐不平。魏主列營於瓜步山下。臨江而軍。築行臺於山上。遣使求和。且為其孫請婚。帝召世子劭及群臣議之。眾皆言宜許之。江湛曰。戎狄不知信。許之無益。於是議不決。魏亦竟不逼。二十八年二月。魏主

六州陷沒

燕巢林木言民屋焚蕩無可依

胡誕世豫州人殺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義康為主

引軍北還。是役也。南充徐亮。豫青冀六州並陷沒。將士死傷不可勝計。魏兵所過郡縣焚蕩。居民逃散。春燕巢於林木。狀況悲慘。前後無比。司徒彭城王義康。貶豫州也。數有怨言。搖動民聽。及胡誕世反。江夏王義恭等上疏。請徙義康於廣州。帝從之。未果。會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帝慮不逞之徒奉義康作亂。使人掩殺之。二十九年春。帝聞魏主燾遭弑。其國大亂。復謀北伐。沈慶之。劉興祖。並切諫。尚書令何尚之。及其子偃。亦憂宋室將亂。諫之。皆

復伐魏不克

弗聽。尚之上疏乞骸骨。又弗許。詔發諸軍。向許洛及潼關。初。皇后表氏生世子劭。已而叔妃潘氏生。始興王濬。表氏妬忿而卒。潘氏恃寵專總內政。世子劭惡之。濬懼禍及。迎劭意圖潘氏。偃給事東宮。知難將起。竊語之尚之。與俱啓微旨。以諫北伐。帝不悟。自夏至冬。諸軍大敗。悉引還。人心乖離。元嘉之政頓衰。會世子巫蠱之事起。帝悔悟。乃欲廢世子。猶豫不決。每夕托宴。與江湛徐湛之密謀。未幾。議泄。世子聞江徐勸廢立。益憤恨。三十年正月。勤

世子劼弒文帝

兵夜襲宮。弒帝。并殺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及叔妃潘氏等。親信左右數十人。幽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義恭。帝之弟也。江夏參軍沈慶之。聞變大驚。乃謂腹心曰。東宮性黯而剛猛。其極及弒逆。天之所不與也。吾佐順討逆。何憂不濟。因奉帝第三子武陵王駿舉兵討劼。諸王將士多應之。與戰敗劼軍。劼及弟潛等皆奔竄。四月。柳元景等破劼謀。主蕭斌斬之。武陵王駿入宮。是月。即位。謚先帝曰文皇帝。遣諸將擊劼於淮上。併潛悉誅之。明

武陵王駿即位

前廢帝

年正月。改元孝建。帝在位十二年。天下無事。無復南北攻伐。大明八年。殂。謚孝武皇帝。世子業即位。大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大將軍沈慶之等。奉遺詔輔政。業時年十六。居喪無禮。傲惰狷暴。欲黜宿老大臣。自為政。誘殺司徒戴法興。又發兵殺義恭。柳元景及僕射顏師伯。皆夷其族。沈慶之恐禍及。杜門絕客。已而歎曰。吾年八十。命在旦夕。自其坐待死。不如切諫。報國家之恩也。是歲十一月。入諫。業懇到剴切。在業側不去。殆十餘日。業頗

沈慶之切諫

殺沈慶之

不悅。業復信近臣讒，執會稽太守孔靈符，捶鞭殺之。又自將兵攻殺寧朔將軍何邁。慶之欲復入諫，業患之，遣使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使者掩殺之。長子文叔恐後禍，自飲慶之之藥而死。次子昭明亦自經死。三子文秀奔竄，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業弗聽。玄謨以為坐待禍至，何益國家，且往年滑臺之敗，受罪蕭斌為慶之所申救，今慶之父、子遭害，吾不能救之，安得見慶之於地下？况宗室諸王皆繫縲，毆捶凌曳，殘破高祖以來骨肉，吾不

忍坐聞見之。遂與蔡興宗、劉道隆等密謀義舉。業未之覺。一夜夢鬼，告曰：汝悖虐不道，凌辱骨肉，多殺忠良，相將及無辜婢妾，我已訴上帝。汝命亦在旦夕。業懼，詰旦群巫皆奏竹林堂有鬼，宜親禳之。是日，業釋諸王幽囚，與俱至竹林堂，獨湘東王彧不得從。彧憂懼切齒，業近臣壽寂之、阮佃夫憫之，密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外監典事朱幼、姜產之等，數人圖業。業親射鬼，事畢，將奏樂，寂之抽刀前入，產之次進，佃夫等皆隨其後。業見寂之

前廢帝遇殺

至。執弓射之。不中。群巫及諸王皆逆散。業亦走出。寂之。產之。追而弑之。乃宣言曰。湘東王受太皇后命。除狂主也。於是群臣奉湘東王。數業罪惡。不斂其尸十餘日。以王禮葬。不奉謚。十二月。湘東王或即位。改元泰始。文帝第十子也。為政寬和。晋安王勛之僭位也。帝悉宥其黨與。隨才引用。禍亂乃平。蕭道成將兵鎮淮陰。袁粲褚淵秉政。內外無事。在位八年而殂。謚明皇帝。世子昱即位。實嬖人李道兒之子也。初明帝無子。養昱子之。至是嗣立。桂陽

明帝立

後廢帝

殊桂陽王

王休範明帝之弟也。欲以己子準為主。元徽二年春。舉兵於尋陽。水陸並進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等逆擊敗之。斬休範。昱性兇暴。好弑戮。輕行縱遊。路人男女及犬馬牛驢觸目者。必執矛殺之。市廛皆閉門戶。商販絕跡。都下蕭條。如行無人之境。建平王景素恐禍及。聚義故據石頭城。昱忿怒。四年秋。遣道成等攻伐景素。景素敗死。由是慘虐益甚。無嘗所憚。一日不殺人。則快然不樂。道成深憂之。乃謀廢立。尚書令袁粲。中書監褚淵等皆曰。此

殺建平王

佞人李道兒之子。非先帝之胤。殺之以弔民。復何有憚。侍郎楊玉夫。有寵於昱。五年七月。昱夜被酒卧。令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則當報我。不見則殺汝。玉夫震懼。伺昱熟睡。執其護身刀。弑之。神首出宮。走投道成。道成即戎裝入宮定事。明日。迎立安成王準。準。故桂陽王休範之子也。袁粲褚淵等疾道成專決。荆州刺史沈悠之。與道成親善。聞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乃曰。寧為王陵而死。不為賈充而生。是歲十二月。舉兵於江陵。使輔國將軍孫同

後廢帝遇弑

頃帝立

晉道成敗沈悠之

帥二千艦下江。自將五萬餘人繼之。道成憂懼。詣袁粲議事。粲稱疾不見。道成引褚淵共謀。淵曰。江夏起兵。必無成。宜先備內難。道成不悟。淵附耳語曰。袁粲謀已成矣。道成拍手笑曰。豎子果戲乎。即授直閣將軍劉道隆兵二萬人。入守宮闕。遣長子曠及奮威將軍柳世隆等二十三將。西擊悠之。自帥兵襲粲。粲據石頭城拒戰。軍敗而死。明年正月。曠及世隆與孫同等十六將。大戰夏口。敗之。獲戰艦千二百艘。悠之聞前軍敗。以精兵五萬人赴戰。

道成遣吳興太守沈文秀督軍事。二月，世隆、文秀敗悠之弟登之，斬之。世隆，元景之子；文秀，慶之之三子也。初，元景慶之遭害，悠之兄弟贊其謀。二子於是挺戰報父仇。此時，道成已克表、祭，定石頭，自引兵西向夏口。悠之軍已數敗，兵眾潰散。悠之窮蹙，遂與其子文和走華容，自縊死。其黨孫同等諸將皆所殺。江夏平定。褚淵本與表、祭、沈、悠之同謀，而反覆助道成。時人作歌譏之。未幾，是歲九月，蕭道成爲相國，進齊王。己而帝禪位於齊王。道成出

王 蕭道成爲齊

禪位於齊

順帝遇弒

宋亡

齊

居汝陰。自歎曰：寧爲蘭陵民，勿生天子家。道成，本蘭陵人也。聞之不悅，遂併其族，弑之。謚曰順帝。宋自武皇帝至是八世，五十九年而亡。

齊姓蕭。漢相國何之後也。何十八世，整。晉安帝時，爲淮陰令。居東海蘭陵。整生雋，及鎔。雋生樂子，鎔生嗣子。樂子生承之，嗣子生道錫，承之生道成。道錫生順之，順之生衍。而道成性清儉好施，州郡豪傑多服焉。宋元嘉之季，朝憲稍衰，道成以英雄之資，攻伐數奏功，遂立爲齊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

年黃金如土也。建元元年四月，代宋即皇帝位。國號齊，都建康。先是建康居民舛雜多奸盜，道成及即位，欲立符伍以相檢察。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四方輻湊之地，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也願政令從恢宏，議乃止。道成在位四年而殂，謚高皇帝。世子長懋早卒，孫昭業爲鬱林王，尋弒。立其弟昭文。未四月，又廢爲海陵王，尋弒之。鸞自立即位，爲政凶狠，殺

高帝殂 武帝立

廢帝鬱林王 廢帝海陵王皆遇弒

明帝立 高武二帝子孫夷其族。於是民心離叛，魏益逞吞併之志。土地減蹙，將士不能自給。永泰元年春，太尉陳顯達、北平將軍崔慧景等督兵四萬攻雍州諸郡。魏將元英拒之，連戰累月。顯達、慧景敗歸，大失軍實。是秋，帝殂，謚明皇帝。在位僅五年矣。淫縱無度，國政大頽。世子寶卷嗣，亦昏淫狂暴，嬖倖用事，殘虐日甚。多殺大臣宿將，陳顯達以高武舊將，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嘗有疾，不服藥，及愈，意甚不悅。曰：「吾年過七十，富貴已足矣，乃欲枕枕死而不

明帝立

伐魏敗績

明帝崩

廢帝東昏侯

陳顯達崔慧景作亂

得亦命也。時顯達鎮尋陽。京師傳言。帝遣兵襲顯達。顯達震駭。不知所為。遂舉兵逼建康。軍敗而死。先是州郡大亂。將士多叛。帝遣崔慧景討之。慧景以為國家昏狂。吾無功則誅矣。有功亦誅矣。誅一耳。不知廢昏主以安社稷也。班師攻建康。州郡響應。眾皆殊死。連戰大克。進圍宮闕十餘日。會南豫州刺史蕭懿入救。慧景軍敗。單騎走蠡浦。途為漁人所殺。初慧景將兵攻壽陽。軍敗而還。帝頗不悅。慧景遂作亂。及其已平。帝遣冠軍將軍陳伯之。再

伐魏敗績

攻壽陽。魏大司馬元勰拒戰。會城中兵寡。汝陰太守傅永聞壽陽急。帥郡兵三千赴救。伯之大敗。兵士多所斬獲。伯之僅脫身遁還。魏人乘勝追擊。數城望風而潰。淮南悉為魏之有。蕭懿已敗。慧景以功拜尚書令。弟南雍州刺史衍。使人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然明君賢主之朝。尚或難保全。況國家昏狂。何以自免。今賊新平。宜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時。若不欲爾。亟還歷陽。托以外拒。則誰敢不從。一旦釋兵權。後必有悔。衍弗

伊霍故事謂廢立

蕭衍舉兵

南康王即位

從貪權在朝。帝嬖倖近臣皆憚之。因譖曰。懿將行廢立。陛下命在旦夕。宜早計之。帝驚。即遣使者藥殺懿。衍聞之。慨歎不已。遂與所部將士定襲建康之計。建牙聚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取檀溪竹木裝艦。事皆立辨。時永元二年十一月也。推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為主。寶融。寶卷之弟也。於是蕭穎胄。蕭穎達等皆應。誘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併其眾。十二月。諸軍東向建康。帝遣諸將拒之。連戰皆敗。明年三月。南康王即皇

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曰中興元年。以穎胄為尚書令。衍為左僕射。貶帝寶卷。稱東昏侯。益發兵逼建康。東昏侯遣豫州刺史陳伯之監諸軍。征虜將軍王珍國等五十三將。精兵十餘萬人。列塞堡拒西軍。宦者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衍軍少却。其將王茂挺進力鬪。衝擊東軍。陷其三寨。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燒其營。於是衍軍皆殊死奮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眾軍不能抗。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素驍將也。眾見其死。益沮靡。

遂大崩。死者無算。積尸掩江。已而蕭穎胄疾卒。衍等祕之。十二月。進入建康。軍雲龍門。王珍國之敗歸也。東昏侯赫怒。珍國懼誅。至是使腹心黃泰平。張齊等弒侯。齎其首降衍。帝寶融在江陵。遣使慰勞諸軍。以衍為大司馬。二年春。衍封梁王。總百揆。帝寶融自江陵東至姑孰。詔禪位於梁王。衍行奉。帝寶融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尚書僕射沈約說衍曰。古今殊事矣。魏武呀謂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者。非乎。衍頷之。遣使詣姑孰。以生金進巴陵王。王

東昏侯遇弒

禪位於梁

和帝遇弒

齊亡

梁

曰我死焉。何須生金。若其醇酒沈醉。則足矣。因被酒而卧。使者就弒之。謚曰和帝。齊自高帝至是七世。二十三年而亡。

梁姓蕭。其先出於淮陰。令蕭整。則齊之戚族也。衍少有文學。齊東昏侯之初。鎮襄陽。及敗東昏軍。立為梁王。中興二年四月。受齊和帝禪。即皇帝位。國號梁。都建康。以是歲改為天監元年。追尊父順之曰文帝。追贈兄懿丞相。長沙王。謚宣武。當此時魏人入寇。連歲不絕。諸將多降魏。三年八月。義陽陷。

三關黃峴武陽
平堵

三關失守。是歲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使寧朔將軍馬仙琕守之。又為魏人所破。五年大舉伐魏。徐州刺史昌義之攻拔梁城。豫州刺史韋敷取合肥。進向壽陽。詔班師。魏人素服敷威名。不敢來追。敷全軍還。已而梁城陷沒。義之退守鍾離。魏大舉來攻。城兵僅三千人。義之設方力拒累月。帝遣右衛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敷等督眾二十萬救鍾離。六年春大敗魏兵。斬獲萬數。魏將中山王元英。楊大眼。蕭寶寅等皆脫身逃去。大清元年東

魏人入寇擊却

東魏侯景降

魏大將軍侯景遣使以河南地請內附。群臣皆曰。景本鄙人也。不知信義。叛東魏。棄西魏。輒來請降。譬如養虎狼。納之不可也。帝亦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但恐納景。因以生事。獨領軍將軍朱异。勸帝納之。封為河南王。二年春。東魏遣兵擊景。景敗。南走保壽春。改為南豫州牧。東魏已復河南地。遣使通好於我。意欲得景。先是帝從子貞陽侯淵明為東魏所擒。帝乃報曰。貞陽且得還。我執侯景附於汝。侯景聞之。怨帝。自謂左右曰。吾奔敗之。

侯景反

餘請哀於梁。梁不救。吾即知蕭老之情薄。自坐送死於東魏。不如舉大事以死也。參軍王偉等勸其舉兵。侯景遂據壽春。及帝將遣兵討之。王偉謂景曰。兵貴拙速。及梁兵未至。直掩建康。天下不足定也。景於是詐稱出獵壽陽。引兵南渡。俄襲建康。帝自即位以來。四十八年矣。江左無事。惟崇佛法。捨身佛寺。上下化之。未嘗習軍事。及景兵逼建康。上下震駭。莫敢拒戰者。景攻之。日急。自是冬至。明年春。宮城遂陷。景入見帝。帝神色不變。謂景曰。卿在

建康陷

武帝殂

昭明太子

軍中久。母乃為勞。因以景為大丞相。政令悉出於景。帝所求皆不得。是歲五月。悒鬱成疾。遂殂。年八十六。謚武皇帝。初。帝以長子統為儲貳。統仁明孝儉。好學。善屬文。在東宮三十年矣。未嘗有過誤。宮監鮑邈之。性好佞。為統所斥。邈之憤怨。密啓帝曰。世子不得大位久矣。乃欲厭陛下之壽。使道士咒詛。由是帝稍疑統。統遂以憂卒。已而追思其冤。誅鮑之。謚統曰昭明太子。太子有三子。曰歡。譽。啓。皆不得為嗣。帝以統母弟綱為世子。至是侯景立綱。

晉書察

簡文帝立

魏取壽春

為主。自專政權。綱弟湘東王繹起兵討侯景。西江都護陳霸先。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舉兵應之。七月。諸軍並逼建康。此時。東魏大將軍高澄。遣兵五萬。攻取壽春。直逼合肥。以伐侯景。昭明太子次子河東王譽。起兵吳興。弟岳陽王詵。起兵襄陽。東西遙相應。以討侯景。西魏出兵助岳陽王。邵陵王綸。先帝之弟也。亦起兵助河東王。侯景遣諸將拒之。諸王連戰皆不利。大寶元年春。侯景聘帝妹溧陽公主為妻。日夜宴樂。與公主同牀。南

岳陽王詵降西魏

王僧辯陳霸先敗侯景軍

簡文帝遇弒

面。使帝行酒。又起舞。帝慚憤。不能自堪。先是。繹與譽及詵有隙。更互相攻。譽敗死。詵降西魏。西魏以詵封梁王。是為後梁祖。五月。東魏主禪位於齊王高洋。改國號曰齊。齊主欲更發兵伐侯景。會西魏寇齊。於是齊兵悉引去。湘東王繹遣使與齊通好。以王僧辯陳霸先為前軍。自是夏至明年冬。六十餘戰。以逼建康。侯景及任約宗子仙等累敗。王偉謂景曰。宜弒梁主以絕衆心。景從之。十月。遂酖帝。謚曰簡文帝。王僧辯等聞帝殂。勸繹正大位。繹弗

侯景自立

許十一月。侯景自加九錫。逼豫章王棟。受梁祚。自立稱漢王。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將舟師五萬發尋陽。進至姑孰。陳霸先將步騎三萬自南江進。會僧辯軍。景弟整合諸軍拒之。相持二十餘日。遂大敗。整僅以身走。還建康。僧辯霸先乘勝進。景大懼。自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出戰。勢甚銳。僧辯軍殆敗。霸先縱兵分敵勢。景兵奔馳。不知所向。遂大敗。景與百餘騎東走。至松江。為追兵所敗。從騎多死。景與數十人。單舸東走。將入海。向蒙山。為腹心羊

侯景伏誅

鴟所殺。送尸於建康。僧辯獲之。傳首江陵。獻湘東王。截其手送於齊。初景之叛東魏也。東魏人囚其五子。至是悉殺之。建康已定。餘賊悉誅夷。僧辯與公卿藩鎮諸將上表。數勸進湘東王。十一月。王即皇帝位於江陵。三年冬。西魏入寇。逼江陵。諸軍潰敗。武昌太守朱買臣。挺戰不利。江陵遂陷。世子元良。為西魏兵所虜。帝繹走金城而殂。後謚曰元皇帝。是時。王僧辯鎮荊州。陳霸先鎮揚州。聞江陵不守。遣兵赴援。皆不及。僧辯霸先奉元帝次子晉安

元帝立

西魏陷江陵

元帝敗死

恭帝立

齊人送貞陽侯歸

王方智稱制建康。明年二月。方智即梁王位。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陳霸先為征西大將軍。此時齊主以兵送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欲立為梁主。僧辯以為雖已奉晉安王。王尚幼冲。貞陽賢且長。不如立以為主也。遂迎之。霸先出在京口。遣使苦止之。僧辯弗從。霸先竊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元帝能誅侯景以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以立貞陽。吾與僧辯並處託孤之任。而僧辯一旦改圖。外依我狄。援立非次。其志不可測。

陳霸先殺王僧辯

禪位於陳恭帝遇弒梁亡

陳

也是秋。舉兵京口。揚言曰。齊人將入寇。乃出拒之。俄引兵西向。僧辯在石頭城。不覺霸先來襲。霸先直入城。縊殺僧辯父子。十月。廢淵明。復立方智。畏齊人怒之。遣使稱藩臣於齊。盟於歷陽。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尋進爵陳王。為相國。方智在位三年。禪位於陳王霸先。尋遇弒。後謚恭帝。梁自武帝至是四世。五十六年而亡。

陳姓陳。漢丞相寔之後。世居吳興。霸先以大功之餘。襲殺太尉王僧辯。遂受梁禪。即皇帝位於建康。

武帝殂

文帝立
文帝殂

廢帝臨海王立

改元永定。國號陳。是歲。西魏主禪位於宇文覺。改國號曰周。永定三年六月。帝殂。謚武皇帝。帝有二子曰昌。頊。江陵陷時。沒入西魏。至是。皇后章氏迎立武帝姪臨川王椿為主。改元天嘉。在位八年而殂。謚文皇帝。世子伯宗柔弱。帝常憂其不能守位。迎頊於西魏。謀立為嗣。頊辭。帝及疾篤。使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議決之。仲舉換共言。儲貳不可易。於是伯宗遂即位。改元光大。以頊為司徒。初中書舍人劉師知。受武帝寵。歷文帝朝。雖位

華皎反

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至是。與司徒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文帝遺詔。輔政。常居禁中。參決政事。見頊權勢太盛。心忌之。欲以頊充外任。頊怒。付師知於廷尉。矯詔賜之死。誅其黨。尚書左丞王暹。右衛將軍韓子高等。帝母弟。始興王伯茂。及湘州刺史華皎。與師知子高親善。頊以伯茂為中衛。居禁中。其實幽之也。皎聞而不自安。遂據湘州。繕甲聚徒。以卜頊意。是夏。頊以吳明徹更為湘州刺史。帥舟師三萬伐皎。征南大將軍淳于量。以舟師五萬繼

司會官名

之。別遣楊文通、黃法憲等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先合謀進討。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都督諸軍。陸路向湘州。皎遣使於周，請救。啗以湘州地。周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以興無名之師乎？」晉公宇文護弗從。發兵助皎。皎帥舟師出戰，勝敗未決。徐度自陸路進，直襲湘州，大敗之。皎在巴陵，縱火燒吳明徹等船。俄而風轉自焚，遂大敗。單舸西走。周師望風而潰。

事皎伏誅

宣帝自立

歐陽紇作亂伏誅

奔皎欲據江陵。又為徐度所敗，伏誅。由是國政盡歸於項。伯茂意甚不平。項怒之。二年冬，矯詔貶伯茂爵，使盜殺之。遂廢帝伯宗為臨海王。明年正月，項自立，即皇帝位。改元太建。項，文帝從弟也。平南將軍歐陽頤之子紇，從父定廣州。父卒後，紇留廣州十餘年矣。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反，帝心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是歲秋，紇遂舉兵攻衡州。諸軍赴討。自冬至明年春，連戰皆克。生擒紇，斬於建康。江南大治。五年春，以前將

伐齊

軍吳明徹為都督。尚書裴忌為監軍。發眾十萬伐齊。七月。明徹進至壽陽。所向諸城皆降。齊使巴陵王王琳。揚州刺史王貴顯。守壽春。明徹以為琳等新入壽春。眾心未固。乘夜攻之。守兵果潰。明徹拔其外郭。堰肥水灌城。三十餘日。城兵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又遣右僕射皮景和將眾十萬救壽春。景和至淮口。逗撓不前。距壽春三十里。頓軍以伺動靜。諸將憂懼。謂明徹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

吳明徹攻取壽春
秦新齊將王琳等

復淮南

宣帝殂
叔陵作亂

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乃刻期四面疾攻。城遂陷。擒王琳。王貴顯等數人。皮景和棄淮口軍北走。我兵盡收其輜重駝馬。明徹已拔壽春。斬琳等。傳首建康。齊又遣兵万人屯潁口。明徹等擊走之。九月。帝遣使就拜明徹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裴忌。徐陵。黃法蘊等。諸將皆受賞。有差。自魏取淮南。殆百五十年矣。至是遂復之。九年。周滅齊併其地。十三年。周主闡禪位於楊堅。改國號曰隋。帝遣使與隋平。十四年正月。帝殂。次子叔陵有異志。小

飲之日。以藥刀傷世子叔寶。三子叔堅在側。奪去其刀。以褶袖縛叔陵。世子得間遁去。叔堅請生殺之。命於世子。叔陵多力。脫縛走出。據東府召戰士。莫有應者。叔堅奉柳太后命。帥步騎八百攻東府。叔陵惶懼。使人招右衛將軍蕭摩訶。摩訶誘殺其黨數人。叔陵知事不濟。西奔。隋摩訶謀知之。遣兵要擊途。斬叔陵。亂作三日。乃定。世子叔寶即位。謚先帝曰宣皇帝。明年正月。改元至德。帝猶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

叔陵伏誅

帝叔寶立

帝忌之。孔範。施文慶等。有寵於帝。百方構譏。帝遂出叔堅為江州刺史。以詹事江總為吏部尚書。叔堅未赴任。更拜司空。以奪其權。已而又免司空。將殺之。而不果。摠舊有寵。及叔堅去官。莫有所憚。與帝為長夜之飲。帝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於光昭殿前。自是歲至明年。成。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以金玉飾之。珠簾錦帳。服玩奇麗。前古未有。帝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摠位陞宰輔。而不親朝。

周濟外史卷之二十一
政日與孔範等待宴。作玉樹後庭華等曲。使諸貴
嬪共唱和。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宦官近臣內外連
結。貨賂公行。孔張二妃嬪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
政。皆從風諂附。孔範施文慶等自謂文武才能。舉
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
三年冬。祕書監右衛將軍傅綽。與文慶及其黨沈
客卿有隙。三年冬。文慶讒構。下綽於獄。綽上書言。
國家淫昏。小人弄權。不早改圖。恐東南王氣自斯
而盡。書奏。帝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綽曰。我欲

殺傅綽

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不可改也。帝益
怒。遂賜綽死。初。施文慶以聰敏強記。大被親幸。薦
其鄉人沈客卿。陽惠朗等數人。客卿有口辯。亦能
迎合上意。舊制。軍士官吏。並無關市之稅。帝盛起
土木。窮極耳目。府庫虛乏。有所興造。每若不給。客
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稅。而增重其舊額。
以惠朗為大市令。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
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額
數十倍。帝大悅。以文慶為知人。信任日厚。不知以

隋人入寇

至覆滅。當是時。隋遣使連歲來聘。審視士民怨苦之狀。以告隋主。禎明二年冬。隋人入寇。帝謂近臣曰。王氣在我。彼何為者。孔範曰。長江天塹也。豈能飛渡。帝以為然。奏伎縱酒。宴遊不輟。已而守兵累敗。多逃亡。時建康尚有甲士十餘萬人。然帝素怯懦。不達軍事。日夜啼泣。臺城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已。凡有啓請。皆壅遏之。三年二月。建康遂陷。帝惶遽。與張孔二妃同投井中。隋兵進入城。聞後庭井中有叫聲。以繩引之。同束而去。世

建康陷

帝叔寶為隋人
所擒

陳亡

子王公百官諸將士。皆降隋。隋人收施文慶孔範沈客卿陽惠朗等。害民誤國者。斬之。陳自武帝至是五世。二十二年而亡。州郡悉入於隋。

馬杉
繫著

周清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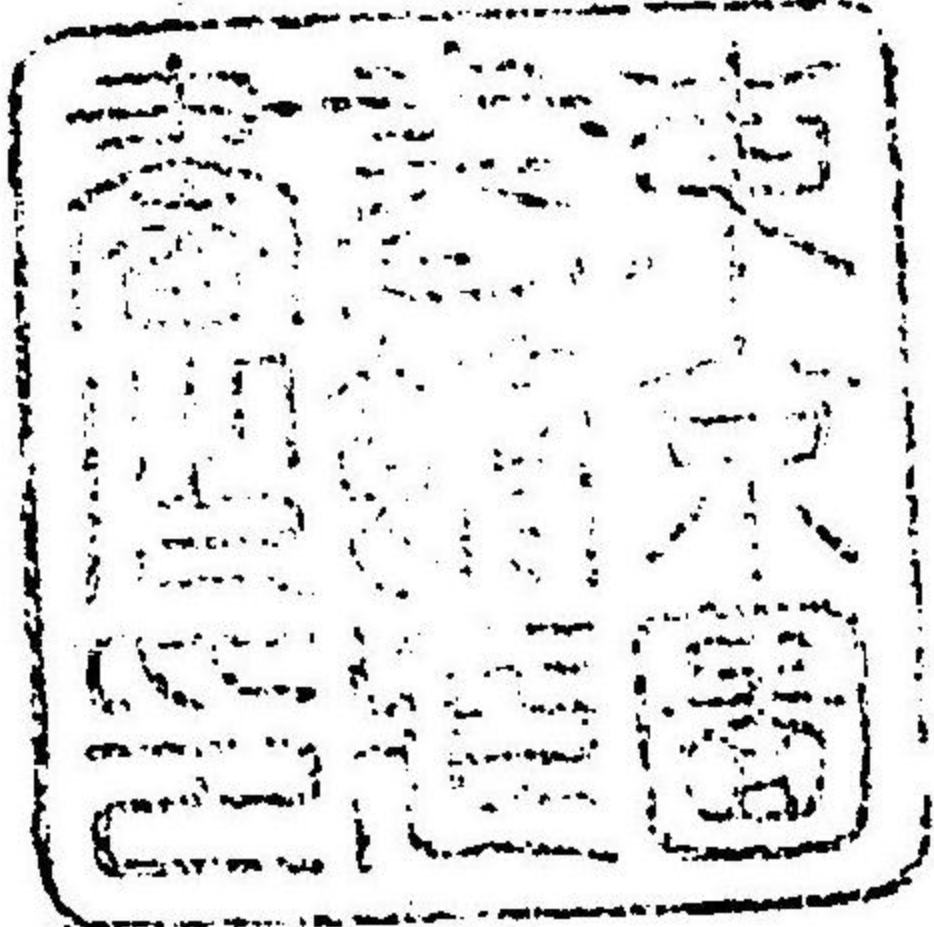
北朝隋
十二

4
2
7

東京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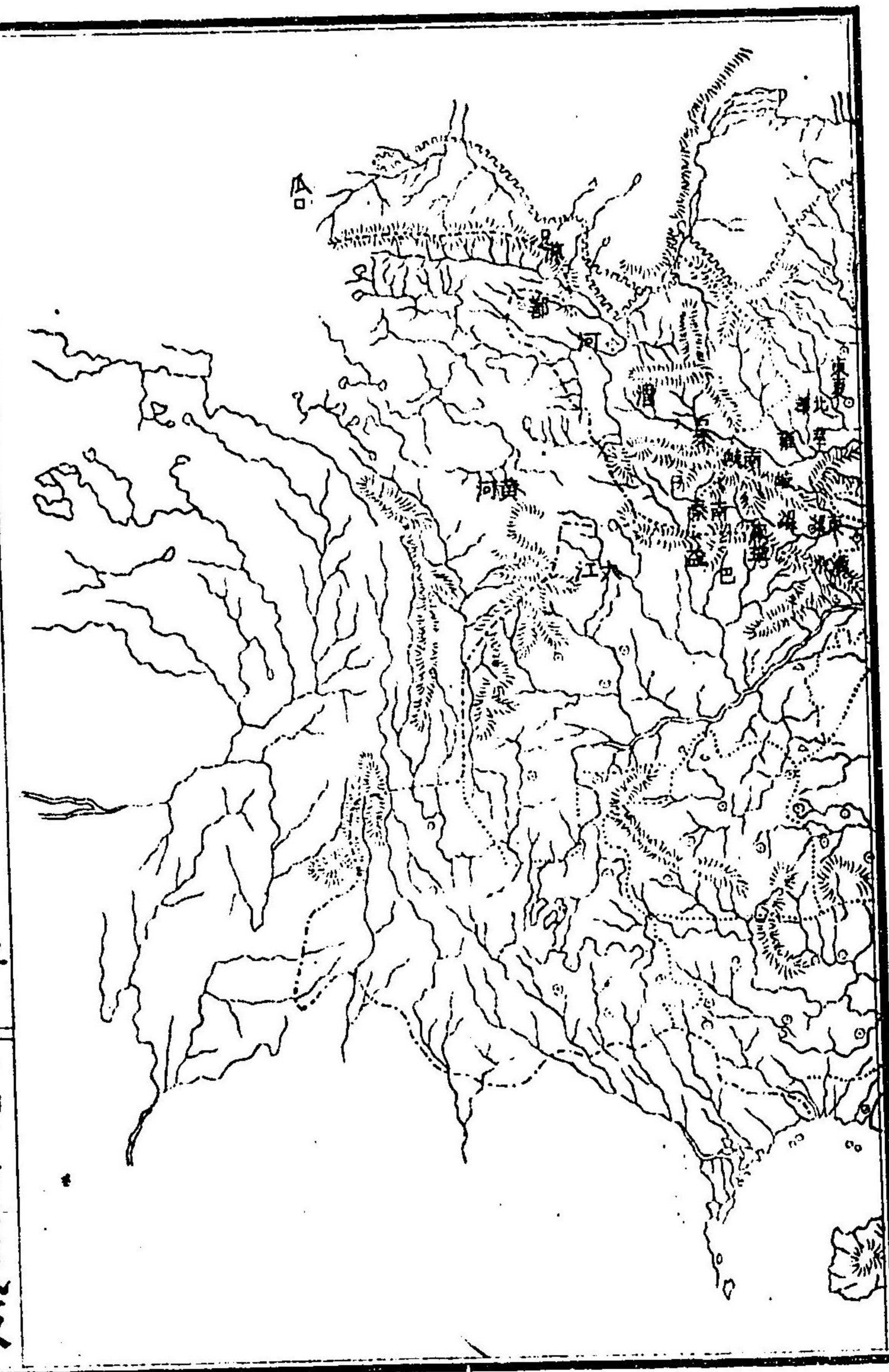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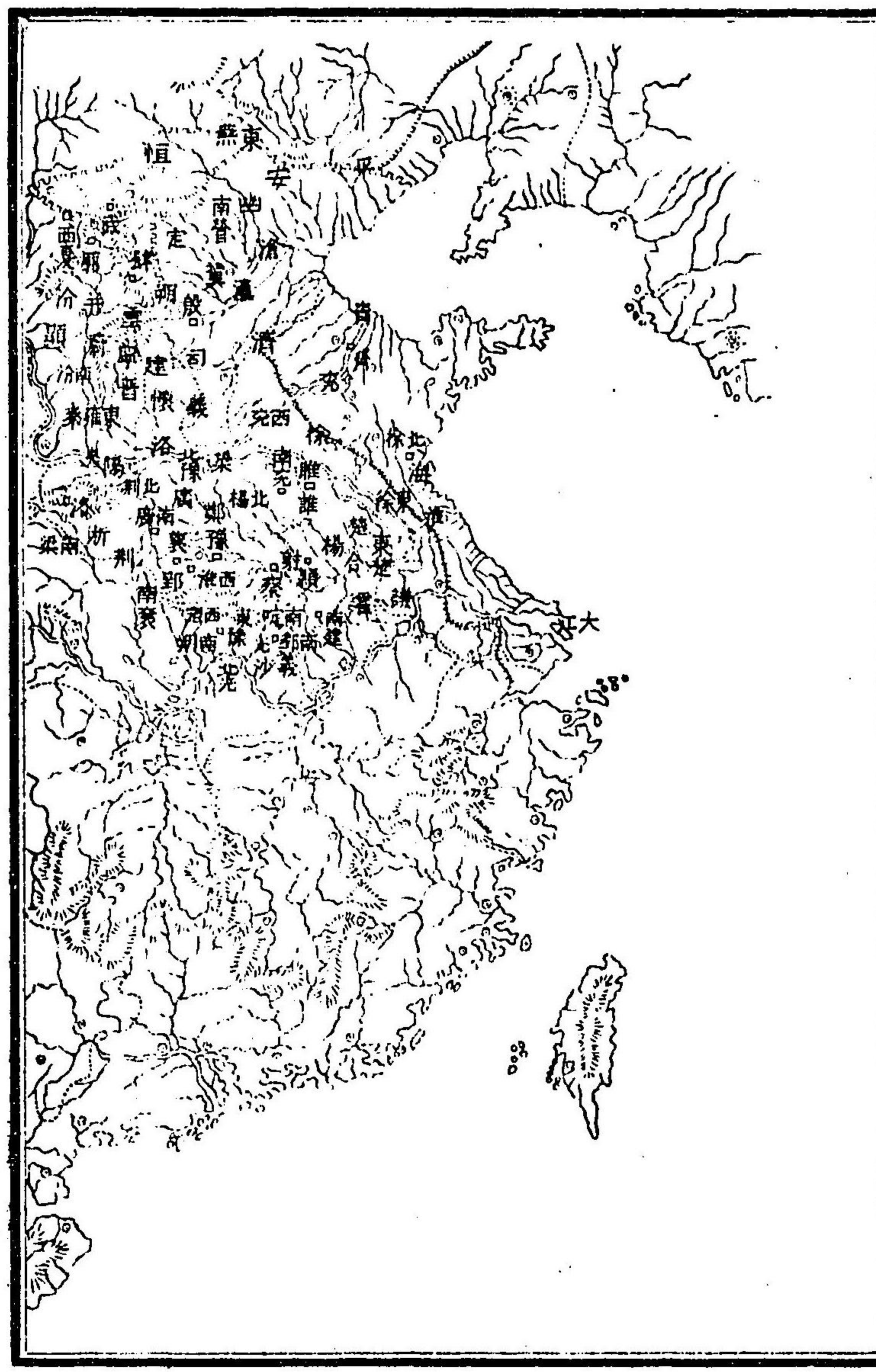
三	一	一	四		
冊	號	架	函	屬	類

外史



北朝地分圖

明
書
卷
之
一
北
朝
地
分
圖



北朝系統

魏 祖拓跋祿官 道武帝 拓跋珪 明元帝 嗣 太武帝 熹 文成帝 濬

獻文帝 以上都燕 孝文帝 宏改姓元 遷都洛陽 宣武帝 恪

孝明帝 翊 幼主釗 孝莊帝 攸 帝曄 節閔帝 恭

孝武帝 脩 東魏孝靜帝 善見 都鄴 為北齊所滅

西魏文帝 實炬 帝欽 恭帝 廓 都長安

齊 高歡 文宣帝 高洋 都平都 廢帝 殷 孝昭帝 演 武成帝 湛 後主 緯 都晉陽 為隋所滅

周 宇文覺 孝閔帝 宇文覺 明帝 毓 武帝 邕 宣帝 賢 靜帝 闡 都長安 為隋所滅

隋 南北朝 文帝 楊堅 煬帝 廣 恭帝 侑 都長安 為唐所滅

隋末 僭國 楚 梁 魏 梁 秦 涼 夏 楚 鄭 梁 吳

周清外史卷之十二

日本 馬杉繫文 苞著

清 王治本 泰園閱

司馬氏後記 北朝

魏 東魏 北齊 周

相傳黃帝之裔 受封於地境為 鮮卑君長 魏姓拓跋 鮮卑部種也 後改姓元 自言其先出自

黃帝 以土德王 北俗謂土為拓 謂王為跋 故以 拓跋為姓 黃帝 晉懷帝時 太尉劉琨 北伐趙 請兵鮮卑 拓跋

猗廬 驍勇 善用兵 併叔父祿官 兄猗屯 部落 及匈

奴烏桓諸部 悉領之 乃使從子鬱律 帥騎二方 助

琨軍大敗趙。又敗漢將劉虎及鮮卑白部。琨喜。猗盧之志結為兄弟。由是猗盧又冒劉氏。琨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猗盧帥其部落方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因求陁北之地。琨予之。已而猗盧又大敗漢兵於晉陽。城成樂為北都。平城為南都。愍帝賞猗盧數擊趙漢二國。詔進猗盧爵為代王。未幾為長子六脩所弒。兄猗屯之子普根誅六脩。自立為代王。尋卒。國人迎立鬱律。猗屯之妻殺鬱律。而立已子賀偃。賀偃卒。弟紇那嗣。鬱律子翳槐逐

大人長官也

紇那自立。臨卒命諸部大人立弟什翼犍。自猗盧遭弒多內難。部落離散。殆三十年矣。什翼犍膽勇有智略。能脩祖業。政事清簡。百姓安輯。疆土廣拓。長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寔庶兄爭立。遂弒什翼犍。國大亂。珪母賀氏携珪走賀蘭部。依其舅賀訥。已而還成樂。時什翼犍之甥劉庫仁秉政。為其下所殺。弟頭眷代領其眾。頭眷子羅辰曰。阿父行兵。所向無前。然庫仁之子顯。忍人也。不早圖之。必作心腹疾。頭眷弗聽。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

晉隆安二年拓跋稱帝平城是為北朝始

珪。珪母賀氏知之。潛使珪與其臣長孫健等數人夜遁。復走賀蘭部。諸部大人皆疾顯殘忍。遂奉珪為主。攻滅顯。珪因還成樂。立為代王。安帝隆安二年。珪即皇帝位。國號魏。建元曰天興元年。都平城。是為北朝始。帝勵精圖治。巡視東西。安撫百姓。舉賢使能。由是國勢日富強。乃有併天下之志。初帝納劉頭眷女生嗣。又寵太后妹賀氏生紹。立紹為世子。封嗣齊王。紹兇狠無賴。恐其或所廢。陰與宦者通謀。弑帝。齊王嗣聞變。使將軍安同等執紹及

道武帝遇弑

其黨十餘人。悉斬之。嗣立即位。改元永興。謚先帝曰道武皇帝。廟號烈祖。嗣性英毅。益審理庶政。是時。晉室偏安江東。而西北州郡為各國所據。境土日蹙。政令不振。及劉裕篡晉祚。國號宋。更通聘問。帝亦發聘使。每歲不絕。已而聞劉裕殂。議發兵取洛陽。吏部尚書崔浩諫曰。劉裕起自卑賤。猝行篡弑。心頗懷危懼。乃敬重陛下。聘問不絕。不奉而今已死。陛下乘其喪伐之。雖得克。未足以為美。且我一舉。未能必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臣竊為

陛下不取焉。以為宜遣使弔祭其喪。存恤其孤。布義聲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今且緩之。待其謀臣爭權。驍將稍驕。然後圖之。兵不勞而江南可取也。帝曰。昔劉裕乘姚興之死。伐秦滅之。今我乘裕死。又何有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後。諸孤爭立。裕乘間伐之。其功可必也。今江南無隙。不可伐矣。帝弗從。先是。建隊伍制。分為五。曰。晉兵。曰。宋兵。曰。吳兵。曰。鄭兵。曰。楚兵。皆各置將軍。泰常七年十月。加司空奚斤。晉兵大將軍。督宋兵將軍周幾。吳兵。

泰常七年。即宋元熙三年。

伐宋取河南

將軍公孫表伐宋。斤等帥步騎二万南濟河。軍滑臺東。遣別將滑稽取倉垣。宋將嚴稜守陳留。望風而降。奚斤進攻滑臺。不下。十一月。帝自將五万餘人發平城。為斤聲援。斤軍大振。急攻滑臺。拔之。守將王景度走虎牢。斤等乘勢逼虎牢。守將毛德祖拒戰。我兵沮靡。斤乃築長圍攻之。別遣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使別將竇光等拒之。帝別遣楚兵將軍叔孫建。徇青兗二州。刺史徐琰等棄城南走。於是二州諸郡皆降。豪傑多來附。十二月。帝

進至河陽。擊竇光大敗之。諸軍悉濟河。共攻虎牢。急。宋主劉義符遣大將軍檀道濟。冠軍將軍王仲德等。監諸軍救虎牢。八年正月。鄭兵將軍于栗磾。攻陷金墉。守將王涓之走洛陽。磾進逼洛陽。適洛陽守兵出救虎牢。磾乘之。輒取洛陽。斬涓之等。此時叔孫建入臨淄。呀向城邑皆潰。獨東陽固守不下。建以三萬騎攻之。公孫表已以萬餘人挺戰。拔虎牢外郭。德祖患表膽勇。縱反間譖帝。帝信之。殺表。使奚斤併表衆。急攻虎牢。帝亦自如成。舉絕。虎

牢汲河之路。督衆俱攻。德祖堅守不下。四月。宋將檀道濟自彭城進。東救東陽。叔孫建與戰不利。遂解圍。自燒攻具退。投奚斤軍。虎牢受圍已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略盡。而我兵集虎牢日多。德祖更築三重城以拒。我兵肉薄。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重。晝夜拒戰。將士眼裂血流。而不屈。檀道濟及次將劉粹。沈叔狸等。皆畏我兵勇悍。逗撓不肯進。我兵攻虎牢益急。作地道洩城中之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防。城中水乃竭。人馬渴乏。德

祖已蒙數創。自裏創出戰。然將士飢疫不能起。五月。城遂陷。或勸德祖出走。德祖曰。我奉宋主命守此城。義不可出走。城陷。我亦斃耳。帝素服德祖之勇。乃令諸軍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帝欲用之。德祖不從。自伏劍死。城中將士無復一人遁者。悉交刺死。帝益感德祖。撫育得宜。留周幾等諸將鎮河南。帝及大將軍奚斤還平城。是秋。周幾自將兵攻許昌。許昌潰。守將李元德走項城。幾進圍汝陽。守將王公度亦走項城。幾乃取許昌汝陽。

宋將毛德祖死節

明元帝殂

毀其城郭。立疆界。置戍兵。於是河南悉為我之有。十一月。帝殂。謚明元皇帝。帝自少親任長孫嵩。奚斤。安同。丘堆。崔浩。羅結等。浩精研經籍。鍊達時務。每有大事。引以諮詢。故其所舉行。必有功績。遂大闢南境。併河南千餘里之地。嘗曰。劉裕篡弑之賊也。亦自稱帝。凡今日之事。唯強者是尊。為王為帝。莫有真假。我於晉宋。義非君臣。乃奄有中國。以為創立之主。不亦可乎。遂遺詔。廟號太宗。世子燾即位。改元始光。始光二年春。帝自將兵北伐。柔然降。

太武帝立

宋人入寇不克而去

之又征夏及燕。交兵數歲。宋主劉義隆欲乘間復河南。神嘉三年春。大舉入寇。帝遣平南大將軍王大毗。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等。將步騎十餘萬擊之。連戰皆克。至明年春。宋寇大敗。悉引去。是歲夏主赫連定攻破秦。殺秦主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帝怒其殘忍。夏主定懼。欲奪涼地據之。吐谷渾慕容瓚發騎三萬掩擊。擒定以獻。於是秦夏俱亡。帝併其地。遣將士守之。是秋司馬楚之上疏請大舉滅宋。帝以為兵馬久

滅秦夏二國

滅燕

勞。乃與民休息之秋也。遂弗許。詔息民治兵三年矣。太延元年。起兵北伐燕。燕主馮弘恐怖請和。弗許。燕主遣使稱藩於宋。以乞救。宋主不肯許。自春至夏。我兵攻燕益急。燕日危蹙。弘等欲東走高麗。圖後舉。二年春。將軍娥清。古弼。拓跋嬰等帥遼西諸軍進陷白狼。白狼。燕主都城也。弘遂走高麗。帝欲伐高麗。或諫而止。高麗懼罪殺弘。燕乃亡。初涼主段牧犍入貢。稱藩於我。帝因以妹妻牧犍。已而牧犍通其嫂李氏。帝怒欲伐涼。弘農王奚斤等三

十餘人諫之。獨司徒崔浩執可伐之議。五年夏。帝自將諸軍伐涼。進至姑臧。遣使諭降牧犍。不從。嬰城固守。其族段祖踰城出降。帝具聞城中虛實。乃分軍圍之。別遣平西將軍源賀帥兵徇涼西諸部。諸部望風迎降者。三萬餘落。由是帝專攻姑臧。牧犍族段万年帥部兵出降。万年性豪邁。有權略。衆恃万年。以城守。及万年降。城兵悉逃散。牧犍遂面縛出降。帝使源賀守姑臧。涼乃亡。烈祖稱帝於平城之時。西北諸州自立稱帝者。凡九國。至是悉殄滅涼。

滅。其地皆為我之有。而天下爭衡者。唯我與宋耳。太平十一年春。帝自將步騎十萬南伐宋。向壽陽。

伐宋不利而還

宋將陳憲守懸瓠。帝自督衆攻之。時城兵不滿千人。力拒累戰。死者過半。我兵亦死傷萬計。積屍與城等。我兵攻之益急。乘屍登城。短兵相接。憲氣愈銳。城兵無不一當百。帝別遣大將軍永昌王仁。將步騎三萬屯汝陽。以絕宋軍援路。宋武陵王劉駿。以精兵五千人來擊。仁等逆戰。敗之。斬其將劉泰。擒程天祚。兵士免歸者。僅九百人。宋主畏懼。復遣

臧質劉康祖將三萬人救懸瓠。帝使乞地。真拒之。真兵敗死之。時攻懸瓠四十餘日。未能拔。南土漸炎暑。北人不堪役。兵多罹疾疫。帝乃引還。先是帝命崔浩監秘書。與秘書郎高允等撰國史。乃詔曰。務從實錄。勿以詐飾為巧。至是撰述已成。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建郊壇東。以彰直筆。高允曰。湛標等所求。寸分之功耳。恐為崔氏万世之禍。吾徒亦必無噍類矣。浩弗聽。遂從湛標議。見者皆知拓跋氏出於夷種。以相喧

崔浩撰史

帝殺崔浩

傳。或譖浩曰。暴揚國辱。戾仲尼作春秋之意。帝赫怒。命有司收浩及著作僚吏。時高允侍世子經筵。世子與允俱入見。為允請救謝罪。允亦自辯明有條理。帝乃宥允。是歲六月。誅夷浩等僚吏百二十人。及其宗族姻戚。帝已殺崔浩。而朝議一依李孝伯。孝伯才略不及浩。宋主聞之。乃欲北伐。帝與宋主書曰。彼此對峙日久。而足下志無厭。誘我邊民。朕今春南巡。聊省我民。令之歸本土。今聞足下欲自來。若來入我洛陽。朕亦往入足下揚州。足下

帝遺宋主書

嬰兒窺籬朝宋主懦弱也

宋大舉入寇擊却之

來居我平城。朕亦往居。足下建康。彼此相與易地。或以有利於民。然聞足下年已五十。未嘗出門戶。雖自力而來。恐有害於國。而莫益於民。譬如三歲嬰兒。倚敗籬窺隣。朕哀其有顛覆。我屬強幹。生長馬上。勇壯膽略。不可同世而語也。請足下自來試之。宋主大怒。十月。大舉入寇。圍滑臺。帝亦大舉南進。濟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天地。宋將王玄謨畏懼。解圍南走。我兵追擊。殺傷萬餘人。所獲軍資器械。山積。不可勝數。乃叔玄謨戰艦橫斷河。擊宋

帝南征

前鋒垣護之舟師。護之苦戰。僅以身遁去。我兵所獲軍資船艦。亦以萬數。十一月。帝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攻懸瓠及項城。拔之。進逼壽陽。以精騎八萬。擊劉康祖於尉武。大敗之。斬康祖。遂圍壽陽。帝帥步騎三十萬。自東平向鄒山。所至無前。乃登鄒山。觀秦始皇所建石刻。心甚惡焉。命仆之。下入魯郡。擒宋所置太守崔邪利。以太牢祀孔子廟。前鋒楚王建已自清西進。以衆十萬。攻拔蕭城。虜宋將馬文恭。蕭城距彭城僅十餘里。帝繼進。合建

進至彭城

衆入彭城。守將江夏王劉義恭。以城中食少。乃欲棄而走。其將張暢。沈慶之等。固諫城守。帝列步騎三十餘方於城下。觀之。而不圍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城門。謂曰。朕聞江夏武陵二王。在城中而乏食。乃餉鹽鼓三萬。且時下烈寒。遺貂裘二襲。以致朕意。朕不必攻此城。請二王亦出。致意。何自爲守備如此。義恭使張暢開門。出對之曰。守備戒嚴。則邊鎮之常。何必爲魏人。魏主來省我。且辱恩賚。吾唯恨魏主來之遲耳。帝又遣使曰。朕軍行万里。每苦

閑暇。願借博具。以自慰。義恭應之。又遣使曰。朕軍行万里。每苦渴。願賜甘橘數枚。義恭應之。又遣使曰。朕喉已潤。願借樂器。以慰兵士。義恭使張暢對曰。受任戎行。乃不齎樂具。請辭之。遂閉門絕橋。帝又使孝伯謂曰。朕不必攻此城。何恐懼如此。張暢對曰。魏主營壘未立。我精甲十萬。出相陵踐。恐失賓主之禮。故閉城耳。願刻期交戲。孝伯曰。帝嚮與宋主書。義恭等必知之。便欲往見。嬰兒窺籬。豈與義恭交戲耶。時沈慶之在城中。慶之膽勇智略有

餘。帝知攻此不可拔。故遂不交兵。十二月。部署諸軍南下。向建康。宋將臧質帥萬人救彭城。途敗引去。於是淮上諸郡望風奔潰。帝進至瓜步。壞民舍為筏。將渡江。建康震懼。十二年正月。帝大會將吏於瓜步山上。以示軍威。乃謂曰。已見嬰兒窺籬。朕意乃足矣。因命士卒緣江舉火。振旅而退。過盱眙。遣使求酒於城中。守將臧質封洩與之。帝赫怒。圍城攻之。三旬不拔。會軍中多疾疫。遂燒攻具而退。三月。帝凱旋至平城。先是世子晃不從南征。留監

帝至瓜步而還

太武帝遇弒
南安王遇弒

國事。頗信任左右。又私營田園。與民爭利。侍講高允諫之。弗聽。於是謗議並起。中常侍宗愛性險暴。與世子不協。至是構告世子。帝怒。命收世子。官屬坐死甚多。世子以憂卒。已而帝知宗愛譖構。追悼不已。愛懼誅。遂弒帝。迎立南安王余。自錄尚書事。專恣日甚。余惡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容使小黃門賈周殺余。而祕之。百官莫敢知者。獨羽林郎中劉尼察其奸。與尚書源賀。陸麗。長孫渴謀。潛迎故世子晃之子濬入宮。揚言曰。宗愛弒先帝。立南安。今

宗愛賈周伏誅

文成帝立

獻文帝立

復弑之。大逆不道。皇太孫已登大位。有詔討賊。乃勒兵。收宗愛及賈周。具五刑誅之。悉夷其族。太孫濬即位。改元興安。謚先帝曰太武皇帝。濬在位十四年而殂。謚文成皇帝。世子弘即位。時天下無事。南北息兵。弘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自即位僅五年矣。世子宏尚幼。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推。推弟任城王雲。太尉源賀。中書令高允。尚書陸叡等。皆陳其不可。於是禪位世

獻文帝遜位
孝文帝立

馮太后殺獻文帝

子宏。宏生五年矣。以敵為太保。尊先帝曰獻文太
上皇。已而上皇誅其母馮太后。所幸李奕。太后怒
酖上皇帝。以平城地寒。八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
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久之不發。時蕭道成已篡宋
祚。國號齊。道成曾孫昭業。嗣立。庸闇不堪事。為其
下所弑。帝乃宣言曰。大舉伐齊。太和十七年夏。下
命大造河橋。九月。發諸軍向洛陽。王公諸老。不欲
征戰。皆曰。南北息兵。殆三十年矣。士民狃太平。今
俄興兵。未知其可也。帝諭群臣曰。朕世居北鄙。欲

遷都洛陽

改姓元

南遷中土。苟不南征。志終不可果也。南安王楨前曰。成大業者。不謀於衆。今陛下定南遷之計。誰不肯左祖。於是群臣無敢言者。是月。帝發平城。十月。至洛陽。遂都焉。已而制禮興樂。禁胡服胡語。建國學。詔曰。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矣。土者。中黃之色。万物之元也。因改姓元。由是愬然成太平之風。帝性仁孝。恭儉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善屬文。多於馬上賦詩。已成不改一字。又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為布素之交。

帝殺世子恂

孝文帝殂
宣武帝立

而世子恂不好學。體甚肥大。苦河南之熱。每思北歸。身不著衣冠。私用胡服。以壞朝禮。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弗從。遂手刃道。悅奔平城。帝怒幽之。世子頗悔過。御史中尉李彪。譖曰。世子素以南遷怨陛下。今已幽黜。乃與左右謀逆。帝益怒。賜世子死。以弟恪為世子。未幾。帝疾病。適齊人入寇。雍州。帝力疾自將。兵擊却之。還至洛陽。尋殂。謚孝文皇帝。在位二十八年矣。文物大備。稱曰高祖。世子恪即位。改元景明。二年春。齊人復入寇。大司馬彭城王

伐梁

颺。汝陰太守傅永擊却之。悉併淮南地。三年夏。梁蕭衍受齊禪。而政令未徧。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上表請攻鍾離。帝弗許。會梁將蕭寶寅。陳伯之。帥部兵來降。帝遂定議。四年夏。以寶寅伯之為前鋒。逼東關及鍾離。皆受任城王節度。別遣中山王英。督諸軍逼義陽。五年春。伯之進戰東關。敗梁將趙祖悅。寶寅自壽陽進攻鍾離。不能拔而退。八月。中山王拔義陽。降守將蔡靈恩。進取三關。正始二年夏。鎮西將軍邢巒。遣統軍王足破梁州。足攻取其十

取義陽

梁人入寇擊却之

四郡。進逼涪城。大敗梁軍。斬方達等十五將。足又進戰。斬梁冠軍將軍王景胤等二十四將。八月。中山王英拔雍州。降太守田青喜。是冬。王足圍涪城。詔使足行益州事。已而以梁州軍司羊祉為益州刺史。足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三年四月。梁人大舉入寇壽陽。取梁城。中山王英將眾十餘萬拒之。七月。邢巒帥六州兵十萬人渡淮。會中山王軍。共攻梁城。守將蕭宏畏懦。不肯戰。我兵遺巾幘辱之。城將呂僧珍。昌義之等。欲出戰。宏弗許。會洛

口暴風雨。城中眾驚。宏以為魏兵至。棄城逃去。我兵遂復梁城。中山王進拔馬頭。十月。圍鍾離。邢巒上表言其不可。帝怒。召巒還。更命蕭寶寅與中山王同攻鍾離。三年春。中山王合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跨淮築橋道。攻鍾離益急。踰月不能拔。梁大舉來擊。我兵累敗。死者數萬人。中山王及寶寅大眼等皆退保梁城。果如邢巒所言。永平元年秋。郢州司馬彭珍叛降梁。引梁兵攻義陽。三關戍將侯登等震懼亦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守義陽。

彭珍叛降梁

白早生叛伏誅

連戰互有勝敗。帝聞之。命中山王將步騎三萬赴救。時懸狐戍將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降梁。帝又遣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梁將馬仙琕遣兵二千救早生。巒帥精騎八百倍道至鮑口。大敗早生。乘勝圍懸狐。十一月。中山王進至懸狐。與巒共攻之。懸狐乃陷。早生及其黨數十人皆伏誅。十二月。中山王引兵向義陽。梁將張道凝屯楚王城。絕義陽援路。中山王奮戰斬道凝。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攻義陽益急。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悅

梁人入寇擊却

拒守。祥夜出襲梁營。擒平虜。斬武城。梁軍敗潰。二年正月。中山王至義陽。分諸軍攻三關。斬其二將。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督將馬仙琕南走。中山王縱精騎追之。聞梁將韋叡帥兵赴救。退守三關。叡至安陸。見我兵威甚盛。乃引去。中山王留諸將於三關。置戍兵而還。延昌四年正月。帝殂。謚宣武皇帝。世子翊即位。生六年矣。母后胡氏稱制。帝及稍長。好遊騁。不肯視朝。而胡太后淫縱。國政始亂。神龜二年春。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

宣武帝殂

孝明帝立

羽林兵士作亂

停武人任清班。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曰。剋期會合屠張氏。彝父子不以為意。羽林虎賁殆千人。相帥詣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至彝第。縱火燒之。毆曳彝父子投火中。遠近震駭。胡太后下令。収其凶強八人。斬之。其餘不復問罪。當是時。吏部尚書崔亮選舉失人。紛議並起。洛陽令薛琡上疏。請擇其能否以任職。朝議弗許。由是庶政益亂。偶懷朔鎮。丞使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驚歎。以為朝廷為政如此。乃天下之

國使奉書表封
頭詣京師之使
者也

胡太后淫縱

事可知矣。財物豈常可守耶。已而歸鎮。頗家以結客。侍中領軍將軍元叉。恃勢驕恣。侍中清河王懌。美姿儀。胡太后逼而幸之。听言莫不聽。常抑裁元叉。叉以此怨懌。與衛將軍劉騰通謀。擁帝殺懌。遂幽胡太后。叉騰共用事。內外聳然。居數年。騰卒。叉弛太后防備。已而叉亦卒。太后再臨朝。嬖倖用事。庶政廢頽。恩威不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太后自知听為不謹。務壅蔽內外。不使帝知時事。由是母子嫌隙頗深。先是三輔叛亂。司空蕭寶寅將兵赴

蕭寶寅反伏誅

高歡謀起兵

胡太后殺孝明帝

切主釗

討。累年無功。糜費不貲。寶寅懼罪。至是遂據長安反。車騎將軍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出鎮秀容。兵勢強盛。高歡素與秀容人劉貴善。乃依貴見榮。勸舉兵清帝側。榮悅。與語定計議。會蕭寶寅軍敗擒斬。閔隴稍定。帝密詔榮入匡輔內廷。太后聞而患之。酖殺帝。立臨洮王之子釗。改元永安。謚先帝曰孝明帝。釗生三年矣。太后欲貪其幼。久專政。爾朱榮聞之大怒。以為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

爾朱榮起兵

爾朱榮弒太后及幼主

孝莊帝立

爾朱榮斬盜葛榮

得乎。是歲三月。奉故彭城王勰之子長樂王攸起兵晉陽。四月。進至河陽。胡太后震懼。會群臣俱議。眾皆疾太后。所為莫肯獻策者。太后益懼。自削髮。遣使謝罪於榮。榮遣兵執太后及幼主。釗沈於河。奉攸入洛陽。攸即皇帝位。以榮為侍中尚書令兼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無幾榮還晉陽。時朔州盜酋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所在寇掠已數年。州郡莫能制之。太原王榮自將兵擊之。大敗其軍。擒葛榮。斬之洛陽。先是北海王顥奔梁。

洛陽亂

梁主以顥為魏主。是冬。梁主遣其將陳慶之等帥兵送顥於洛陽。諸軍出拒之。連戰皆敗。永安二年。五月。帝濟河北走。顥入洛陽。太原王爾朱榮發兵迎帝。自將諸軍南渡河。擊敗顥軍。顥棄洛陽南走。為亂卒所殺。梁將陳慶之亦大敗。士眾死散略盡。乃削髮間行逃去。六月。帝還洛陽。榮負功驕專。竊蓄不臣之心。又謀挾帝遷都於河北。帝疾之。與城陽王徽定計。詐稱皇子生。召榮及其黨元天穆入賀。帝操刀手刃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

廢帝暉

進殺榮及天穆。榮從弟世隆憤恨舉兵。洛陽人不習戰鬪。拒守皆敗。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帥突騎八千會世隆。奉長廣王暉為主。暉故中山王英之子也。榮黨各引兵向洛陽。以助世隆。徙帝於晉陽。縊弑之。後謚曰孝莊皇帝。世隆鎮洛陽。以為長廣王暉。元氏踈族。且無人望。廣陵王恭。孝文帝之姪也。好學有志度。因廢暉。更立恭。爾朱兆聞之。怒其專恣。起兵攻世隆。洛陽復大亂。時高歡為冀州刺史。東道大都督。見爾朱氏不和。乃欲除之。永熙

節閔帝立
洛陽復亂

節閔帝遇弑

元年春。攻陷鄴城。進戰皆克。遂入洛陽。執世隆斬之。悉滅爾朱氏。廢帝恭。立孝文帝孫平陽王脩。自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五月。帝脩。酖先主恭。後謚曰節閔帝。歡鎮晉陽。帝寵侍中楊椿。事無大小。皆取決於椿。大行臺賀拔岳。及其弟侍中賀拔勝。擁重兵都督諸軍事。歡頗不悅。侍中高乾遭父喪。還。在信都。密說歡。勸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大事。因使乾為內應。帝不之知。復以乾為驃騎大將軍。已而謀泄。帝下命賜乾死。使賀拔兄弟密

高歡圖受魏禪

圖歡歡懼。上表言無他。帝佯嘉其志。以緩歡之計。三年夏。下詔曰。大舉伐梁。因募集兵士。歡知其謀。乃上表請遷都於鄴。帝弗許。歡已引大兵南渡河。宣言曰。迎車駕遷都。眾莫肯拒者。此時大都督宇文泰。西屯關中。驃騎將軍賀拔勝。南屯荊州。帝急召之還。泰勝未至。七月。歡眾入洛陽。群臣逃散。帝遂西奔。歡遣諸將追之。不及。帝自陝城入關中。依宇文泰。歡推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帝以泰為大將軍尚書令。軍國之事。皆取決焉。歡擁兵

帝走關中

高歡立善見為
主東魏始於此
東魏都鄴

孝武帝遇弒
文帝即位長安

攻關中。不克而還。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主。十月。善見稱帝於洛陽。是為東魏。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遷都於鄴。帝脩以長安為都。拜宇文泰大丞相。已而有隙。十二月。遇醜而殂。後謚曰孝武皇帝。孝文帝孫南陽王寶炬即位長安。先是賀拔岳伐隴西。為其下所殺。弟勝降梁。大統二年秋。請伐東魏。梁主弗許。又請歸西魏。乃許之。東魏高歡聞之。發輕騎邀擊襄陽。勝逃歸長安。詣闕謝降梁之罪。西魏主執勝手。歎曰。乘輿播遷。天也。非卿之

東魏入寇擊却之

取洛陽

東魏復入寇

咎因與丞相泰俱參機密。是冬，東魏遣使與梁和。三年春，東魏丞相歡大舉來侵。丞相泰擊却之。自是連歲互相攻伐。丞相泰遂取洛陽。九年春，東魏高歡大舉至河，泰燒河橋，毀舟船以拒。歡毀民舍，為筏而渡，據邙山為陣，不進者數日。泰合諸軍擊之。東將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突進犯我軍，所向奔潰。或告歡曰：「彭樂叛。」歡怒甚，俄而西北塵起。歡笑曰：「使豎子成名。」無幾，樂使人報捷。虜臨洮王東蜀郡王榮、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及督將

諸軍大敗失洛陽

僚佐四十八人。諸將聞之，乘勝擊我軍，大敗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樂追泰，泰窘急，顧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痴何如此！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乃引去。歡聞之，怒其失泰，樂曰：「吾若得帥五千騎，則必擒泰。」歡曰：「汝已縱泰，復何獲之耶？」明日，歡以諸軍再戰邙山之下，泰收散卒得三萬五千，分為三軍。趙貴將左軍，若于惠將右軍，泰將中軍。乃合中軍右軍擊歡，歡軍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歡引步騎七人走，泰兵追之急。興慶謂歡曰：「請公速走，吾腰

有百箭。足殺百人矣。慶軍騎殿戰。矢盡而死。歡得
間逃。大都督賀拔勝帥十三騎。執短兵急追歡。垂
及。大聲呼曰。賀六渾。請返戰。賀拔。我必斬汝。賀六
渾。歡之小字也。歡畏怖。氣殆絕。從騎劉洪徽射勝
中其二騎。段韶亦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
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是日。左軍趙貴等
五將。戰不利。東魏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軍
士皆逃。東兵追之。獨孤信于謹等。收散卒。自後道
擊追兵。東人驚擾。由是惠等全軍而引去。及夜東

東魏高歡卒

兵復追之。惠且戰且退。我軍已失洛陽及虎牢。泰
遂西入閩。屯渭上。歡進至陝。以爲野無青草。人馬
疲瘦。不可遠追也。乃歛軍東還。十三年春。東魏大
丞相高歡卒。歡深沈有大志。終日儼然而機權之
際。變化若神。故能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
雖廝養卒。苟有所堪。隨其才必擢拔。有虛聲無實
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平
素嗜酒。不過三爵。每獲敵國盡節之士。必不之罪。
由是文武之士。樂爲之用。長子澄。祕不發喪。初歡

疾病。謂澄曰。司徒侯景。職兼大將軍。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抑裁之。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我死之日。勿遽發哀。潘樂。彭樂等。皆雖我腹心。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耳。先是侯景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至是未知歡已死。據河南叛東魏。遣使歸附。無幾復叛。降梁。是夏高澄遣慕容紹宗等擊景。景敗走。據壽春。紹宗等攻之。踰年不克。遂死之。十五年秋。東魏大丞相高澄。為其下所殺。十六年春。澄弟洋。為大丞相。封

侯景叛

高澄遇害

齊王高洋稱帝
弒東魏主善見

齊王。先是東魏威權已歸高氏。洋繼父兄意。潛圖受禪。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迎合之。五月。諷其主善見遜位。善見素為高氏所立。已知澄洋等意。即遣太尉彭城王韶奉璽綬。禪位於齊王高洋。洋乃即位。都平都。國號齊。已而弒先主善見。謚孝靜帝。東魏稱帝十七年而亡。十八年春。帝殂。謚文皇帝。世子欽即位。改元元平。以大丞相宇文泰為太師。尚書元烈與泰有隙。乃圖除泰。而事泄。泰怒殺烈。帝怨之。遂欲誅泰。事復泄。泰危懼。

東魏亡

文帝殂
廢帝欽立

廢帝欽遇秋

三年春廢帝立其弟廓無幾泰酖廢帝欽是歲九月遣柱國于謹大將軍楊忠中山公宇文護將兵五万伐梁梁有侯景之亂連歲兵結不解梁主繹居江陵繹性殘忍吏民多離叛國勢頗衰憊十月諸軍自樊鄧進入漢口將攻江陵梁主發兵拒漢口宇文護楊忠等擊敗之十一月至黃華築長圍逼江陵梁主好詩賦又佞佛及諸將敗還猶口占賦詩群官唱和以為娛梁將朱買臣憤怒諫梁主出戰城南諸將或戰死或俘降軍皆敗而城北諸

大舉伐梁

取江陵殺梁主
晉同察

將猶苦戰城遂陷梁主悉焚古今圖書十四万卷或問其故梁主曰讀書万卷猶有今日之辱不可以遺於世矣將自赴火而死左右止之梁主抽劍斫柱歎曰文武之道盡矣朱買臣馳入諫曰城兵猶衆乘夜突圍渡江赴任約之壘冀有勝算梁主弗聽白馬素衣出東門而降于謹使別將長孫儉囚梁主於金城朱買臣等諸將皆棄江陵東走建康我軍已取江陵殺梁主繹先是梁岳陽王蕭譽歸附文帝優遇之封梁王是役也晉帥兵從軍大

立晉晉為後系

宇文泰卒

恭帝禪位於周

魏亡

周宇文氏炎帝之後

有功於是帝下詔改封江陵使晉稱帝是為後梁
主五年冬太師宇文泰卒長子覺時年十五嗣為
太師泰遺命兄子宇文護輔之帝更封覺為周公
護以周公覺幼弱欲自正位定人心十二月逼帝
禪位於周公廓即遜位明年二月帝為周人所弑
謚曰恭帝魏西遷都長安三世二十四年自烈祖
道武帝至是合十六世百七十三年而亡

周姓宇文其先出自匈奴宇文部因姓焉晉成帝
時宇文逸豆歸者居遼西有部眾五千餘落事趙

貢獻甚謹康帝之時遣其將莫淺渾將兵伐燕燕
主慕容皝逆戰敗之莫淺渾厲以身遁還燕左司
馬高翊曰宇文氏強盛今而不取後必為國患皝
然之明年春以翊及劉佩慕容翰等為前鋒伐逸
豆歸逸豆歸使涉夜干逆戰殺翊佩遂為翰所敗
莫淺渾死之部眾散亡燕軍乘勝陷其都城逸豆
歸走漠北而死趙主石虎遣兵救逸豆歸不及逸
豆歸之玄孫肱徙居武川復糾合部落豪傑勢稍
振肱生泰泰事魏性尚朴素能駕馭英雄頗得其

力用。孝武帝時。為關西大都督。將兵鎮長安。孝武西奔。依秦。秦奉之。連戰敗東魏兵。以功拜大丞相。柱國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尋為太師。世子周公覺。受魏主廓之禪。稱周天王。國號周。都長安。自言其先出於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胡野。遂為鮮卑酋帥也。於是帝覺祀神農於長安。晉公宇文護以帝尚幼。專政。太傅趙貴。太保獨孤信。怏怏不服。貴謀除護。信止之。護聞而怒。伺貴入朝。伏兵殺之。帝性剛果。惡護之專權。護危

宇文護廢帝覺
奉弑之

明皇帝立

梁陳霸先篡立
稱帝國號陳

齊主昏虐

懼。遂廢帝為略陽公。尋弑之。後謚孝閔帝。帝在位不一年。護迎立孝閔之兄寧都公毓。初江陵之役。梁將陳霸先等。東走建康。奉晉安王為梁主。已而霸先受梁禪。稱帝於建康。國號陳。與齊好和。齊主洋。在位已十年矣。昏虐日甚。太史言。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王莽誅諸劉而不盡。故漢氏再興。於是齊主遽下命。收諸元。悉殺魏氏遺族。幽元韶於地牢。絕食而死。元韶。魏孝武帝之弟也。諸元死者七百二十

一人。弄尸於鄴水。鄴下捕魚者。為廢業。以哀之。已而齊主疾病。時人謂諸元為崇。齊主亦自悔其非。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哀惜。但恐世子尚幼。人或奪之耳。儀同三司元蠻。以常山王演之如父。獨得免誅。常怨齊主滅諸元。演亦深悼之。齊主嘗謂演曰。元氏存者。豈有奪我後耶。汝慎勿使殺高氏遺孽也。遂殂。群臣吏民無為哀者。唯尚書令楊愔。涕泗嗚咽。或問其故。愔曰。吾非悼我主之喪。哀世子庸闇無為耳。世子殷嗣立。謚先主曰文宣帝。

齊主高洋殂

齊廢其主殷

餽餅也。北人謂餅為餽。

介大也。宇文護弒明皇帝。

殷在位不滿一年。為常山王演所廢。演乃篡位。演廢主殷之叔父也。帝毓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夫置毒於糖餽而進之。帝頗覺之。已而大漸。口授遺詔於大臣。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也。寬仁大度。必能弘我周家。遂殂。魯公名邕。幼有器質。先帝特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先帝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公之謂也。謚先帝曰明皇帝。周自受禪於魏。未改元。明帝在位二年矣。始

武皇帝立

建元曰武成。武成二年。魯公邕立。改元保定。齊將王琳。勇敢有膽畧。提重兵在外。已數年矣。大小五十餘戰。多所克獲。遂南逼建康。西取巴陵。於是河南之地。皆屬齊。齊主命琳鎮壽陽。齊主演之篡立也。以弟湛為儲貳。已而立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居守鄴。而廢主殷同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主患之。徵殷於晉陽。途殺之。湛不自安。問計於散騎常侍高元海。元海。文宣帝洋之從孫也。乃對曰。今上假太后令而篡位。遂殺高氏。

齊主高演殂

世嫡。太后竊怒之。殿下奉太后號令天下。以頃討逆。此万世一時也。湛狐疑不決。使術士卜之。皆曰。靜則吉。湛從之。是冬。齊主演。出畋。墜馬絕肋。太后臨視疾。問廢主所在。演不對。太后怒曰。已殺之耶。汝忘先主之言。死其宜矣。即去。不顧。演以嗣子百年冲眇。命湛繼位。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勿效前人殺之也。尋殂。謚孝昭帝。帝在位僅一年矣。湛即位於晉陽。改元大寧。以百年為樂陵王。後以讒殺之。亦違先主之言。後梁主蕭詧。自稱帝於江陵。已

後梁主蕭譽

八年矣。身安於儉素。不好酒色。撫循將士。初服事魏。至周不渝。然封疆褊隘。邑里殘荒。數為陳齊二國所侵。干戈相踵。鬱鬱不得志。帝即位之明年。晉病而殂。謚宣帝。世子歸。嗣立。是為明帝。宇文泰之在關中也。遣人迎弟護於晉陽。而妹及護母閻氏留晉陽。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其所在。我兵攻晉陽。不克。保定四年秋。謀以突厥兵再伐齊。齊主大懼。遣護母及妹歸。以求通好。帝弗許。遣柱國楊忠會突厥兵伐齊。突厥以步騎十餘万寇

大舉伐齊

齊。至北河。帝發二十四軍。關中諸府兵及秦隴巴蜀羌胡兵二十万人。授晉公護斧鉞。督諸軍伐齊。十一月。諸將進攻洛陽。齊蘭陵王高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齊主問并州刺史段韶曰。腹背受敵。為之若何。對曰。北虜寇邊。事等疥癬。擊之如搔痒。亦易易耳。西敵逼洛陽。是服心之疾也。不可不救。臣請先伐南。於是令韶帥精騎一千。先向洛陽。齊主亦尋發晉陽。段韶進濟河。我兵據邳山逆戰。韶佯却誘之。待其力弊。然後擊之。我兵大敗。高長

恭以五百騎突進。至金墉城下。我兵圍城者亦潰去。雍州牧宇文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後拒力戰。雄為斛律光所射而死。諸軍畏懼。達奚武收兵西還。別將權景宣亦解懸狐圍而還。齊主至洛陽。巡視虎牢滑臺而去。突厥聞我軍不克。皆引去。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志。故魚切而還。與諸將俱謝罪。帝慰勞罷之。六年春。齊主湛還晉陽。效魏獻文帝故事。傳位於世子緯。自稱太上皇。帝恥大軍敗績。屢遣兵侵齊地。不利。天和

我軍敗績引還

齊主高湛還晉

元年冬。宇文憲等圍宜陽。二年春。齊將斛律光救宜陽。擒宇文英。梁景興而去。宇文憲猶攻宜陽。勲州刺史韋孝寬謂晉公護曰。宜陽一城之地。取之無所益。而久勞師徒。凋弊民物。不如城汾北守之。以杜敵意也。護弗從。是冬。斛律光果至汾北。進攻定陽。憲解宜陽圍。引兵救定陽。馳使告護曰。兄宜出軍同州。以為聲援。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三年春。斛律光城汾北。東至鄴五百里。列十三城。韋孝寬進戰。宇文憲督諸將繼之。攻拔新

取宜陽

定陽陷

築五城。齊遣韶段及高長恭將兵拒之。宇文弼乘勝取宜陽九城。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戰。段韶高長恭亦攻陷定陽。光雖位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則合理。或有表疏。務從省實。行兵簡約。常為士卒先。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為周陳二國所畏憚。尚書祖珽奸盜也。以辯佞受寵。權傾朝野。光惡之。屢折辱珽。珽怨。百方譖構。齊主素信珽。建德元年夏。珽誣告光謀反。齊主怒。執光殺之。珽遂與侍中高元海共執

齊主殺其將斛律光

齊主酖蘭陵王

政蘭陵王高長恭。數樹功軍國。威聲太重。珽又譖構。謀除之。嘗謂齊主曰。蘭陵王貌美。宮人作歌戀慕。無乃穢行乎。齊主遂疑王。王懼禍。稱疾不朝。齊主怒。遣使酖殺之。珽於是無所憚。專橫日甚。諸將危懼。晉公宇文護專恣滋甚。兵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士民患之。帝深自晦匿。無所關豫。定陽之敗。護在同州。指麾失宜。懼罪。逗撓不還。衛公宇文直。帝之母弟也。嘗以事怨護。勸帝謀除之。矯母后令。召護還。已而護入謁太后。帝自後以挺擊

帝殺宇文護

之。護踣於地。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命長孫覽收護子弟數人。悉殺之。以直之兄齊公宇文憲為太冢宰。進爵為齊王。直性浮詭貪狠。望為太冢宰而不得。又欲為大司馬而不得。意頗怏怏。帝揣知之。乃謂直曰。長幼有序。兄弟維友。汝且勿誤為。以直為大司徒。不許據兵權。齊主緯言語涉訥。不好讀書。晨昏俱喁喁念佛。又不喜見朝士。性懦不堪人事。承先主武成帝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尚書令祖珽專政。齊國遂不振。初明帝謀伐齊。命辺鎮

伐齊

益儲資戍卒。已而撤之。謀出其不意。至是韋孝寬上疏請伐齊。帝適議與齊王憲伐齊。得孝寬所陳三策大悅。四年春。發諸軍水陸並進。帝自帥衆六万。直向河陰。前軍已拔河陰。武濟。洛口等數城。帝自圍金墉城。累月不拔。會疾病。至秋引軍還。五年秋。帝謂群臣曰。朕去歲屬疾病。遂不能克齊。然朕親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主昏庸。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所與不取。恐貽後恨。前出河表。直拊其背。未扼其喉。晋州高

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容。待其來而擊。必克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覆其巢穴也。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十月。自將中軍發長安。越王盛。杞公亮。隋公楊堅。將右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將左軍。齊王憲。陳王純。將前軍。所向皆克。十一月。陷晉州。帝進入平陽。遣齊王憲等攻晉陽。時齊主營邯鄲宮而成。與群臣飲宴。不設備。聞周師之至。欲北走突厥。領軍將軍

伐齊

陷晉陽

梅勝郎叩馬諫。齊主乃走鄴。十二月。晉陽陷。諸將王公多戰死。士卒奔散。齊主至鄴城。移檄募戰士。莫應焉者。廣寧王孝哲曰。急發洛陽兵。西襲長安。以擣其虛。則周師引去。必矣。齊主弗從。帝已入晉陽。以憲為先驅。純繼之。帥諸軍向鄴。齊主引諸貴臣。賜酒食。問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弗知所從。於是人情恐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大將軍高勣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卒伍猶未乖離。因脅之以戰。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大師

陷鄒魯齊主

滅齊併其地

武帝殂
宣帝立

宣帝遜位
靜帝立

頽敗敵乃輕我。今背城決戰。理必破之。齊主不能
 用。與尚書令高元海等議。禪位於世子恒。自稱太
 上皇。六年正月。諸軍陷鄒。齊幼主恒及上皇緯。東
 走青州。我兵尾擊。悉擒之。幽於鄒。周遂滅齊。悉併
 其地。尋殺齊主恒父子。夷其族。齊建國五世。三十
 年而亡。帝深沈有遠識。政事嚴明。稱為賢主。滅齊
 一年而殂。謚武皇帝。世子贇嗣立。納隋公楊堅女
 為后。堅因用事。為上柱國大司馬。贇自在東宮。好
 昵近小人。即位未一年。傳位於子闡。驕侈彌甚。遜

宣帝殂

靜帝禪位於隋
尋遇弒

周亡

位之明年。殂。謚宣皇帝。楊堅自為大丞相。進爵為
 隋王。加九錫。未幾。帝闡禪位於隋王楊堅。尋被弒。
 謚靜帝。隋王悉滅宇文氏之族。周自孝閔帝至是
 五世。二十五年而亡。

李氏前記

隋

隋

隋姓楊。漢太尉震之後。世家弘農華陰。其裔楊忠
 者。魏永熙中。起兵關西。屬宇文氏。數擊東魏。以功
 拜柱國將軍。改姓普六茹。後復本姓。忠生寔。寔生

堅。堅貌容奇異。人以為反相。深自晦匿。周宣帝納其女為后。生靜帝。堅以外戚秉政。終承周祚。即皇帝位於長安。改元曰開皇。國號隋。初漢高祖營長安城。至是將八百歲。數遭戰亂。地土穢鹵。水井壅惡。不甚適人生。帝欲遷都。卜地於渭上龍首山。更營新城。三年冬成。名曰大興城。乃徙居焉。帝頗不喜詞華。詔公私文翰。並用實錄。五年三月。後梁主歸殂。謚明帝。世子琮嗣位。此時後梁僅領數郡。然先主孝慈勤儉。境內以安。帝素有併天下之志。乃

營新都於渭上

後梁主蕭岷殂

後梁亡

欲先滅梁以及陳。七年秋。遣使徵琮入朝。琮帥群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襲其虜。留守臣僚以眾寡不可敵。悉奔陳。詔廢其帝國。封琮為莒公。後梁乃亡。帝已滅後梁。八年春。下詔曰。陳主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海岳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奢侈淫縱。俾晝作夜。斬直言滅無罪。自古昏亂罕比。朕數遣使觀察。為士民怨苦之狀。有聞不可忍者。乃出師誅滅。小人妖女。永清吳越。因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河

大舉伐陳

南江東是冬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素為元帥
總管九十人兵五十一方八千人各分道伐陳以
左僕射高頴為元師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元帥司
馬軍中庶務皆取決於二人行軍數千里區分支
度無有凝滯高頴謂行臺吏部薛道衡曰我今大
舉伐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矣吾聞郭璞有言
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顧晉元帝南渡即
王位於建康至是二百七十二年其數將周也今
我主上恭儉勤勞而齊主叔寶荒淫驕侈以江摠

郭璞晉人知數之士

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蠻奴蕭
摩訶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計其甲士不過十萬
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
守此而失彼矣則我破竹席卷之勢成其克之必
矣頴忻然曰君之所見誠得成敗之理乃令人豁
然九年正月前鋒吳州總管賀若弼廬州總管韓
擒虎等引兵渡江攻拔京口陳兵奔散或降附擒
虎進拔姑孰與弼南北分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
盡走弼進據鍾山元帥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擒

連敗陳師

虎合將步騎二万屯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
 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陳人震駭。降者相繼。弼下
 鍾山。破領軍將軍魯廣達。大監軍孔範。擒驃騎將
 軍蕭摩訶。擒虎自新林進。破領軍蔡徵。說降鎮東
 大將軍任忠。以忠為先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迎
 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為戰。眾見任忠入
 敵。皆潰走。於是文武百官皆遁。擒虎兵闖入。獲陳
 主叔寶於井中。弼至樂遊苑。與廣達戰。敗之。會日
 暮。廣達遂就擒。是夜。弼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獲

隋建康擒陳主叔寶

斬張貴妃

叔寶召見之。叔寶股栗。向弼再拜。弼曰。小國之君
 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幽之德教殿。元帥晉王廣
 欲得陳主寵妃張麗華。長史高頴弗聽。曰。昔呂尚
 破殷。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亦是亡國妖女也。遂
 斬之。廣以此恨頴。已而廣入建康。誅施文慶等。陳
 權奸數人。遣諸將討餘賊。平之。三月。元帥晉王廣
 送降人陳叔寶等於長安。留右僕射王韶鎮石頭。
 振旅還長安。帝以降人陳叔寶為長城公。仍慮陳
 子弟宗室作亂。分處邊鄙。自宋魏南北建國。各稱

滅陳

天下如歸

帝百七十年矣。四方攻伐未有虛歲。至是天下混同爲一。州郡無復僭僞者。悉宗隋。帝益勤政事。令行禁止。雖嗇於財。賞功不吝。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薄。天下靡然服化。然以詐力得天下。猜忌苛察。聽納讒言。功臣故舊。少終始保全者。初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帝性節儉。而太子寬厚。率意無矯飾。服用宴席稍侈。帝意不悅。數誠敕之。太子弗能從。由是恩寵日衰。太子素多內嬖。其妃元氏無寵而卒。母后獨狐氏深疾

廢太子勇

之。太子弟晉王廣性陰猾。彌自矯飾。迎合上意。以爲奪嫡之計。遂與獨孤后。僕射清河公素謀。誣以太子反狀。帝信之。二十年冬。詔廢太子。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七月。帝不豫。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問侍疾。召太子廣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後事。遺書問素。宮人誤執奏。帝覽太子書而大恚。太子未之知。明旦逼帝寵姬陳夫人。夫人拒之。帝見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

事獨狐誤我。乃謂柳述元巖曰。召我兒來。述等將召太子。帝曰。非廣矣。述巖即為勅書。召廢太子勇。素聞之。以白太子。太子急矯詔。執述及巖。使病衛戒嚴宮門。以禁出入。右庶子張衡入侍。帝疾逼。弒之。又矯詔。賜廢太子勇死。就縊殺之。是月。太子廣即位。遂悉陳夫人。八月。謚先帝曰文皇帝。先是文帝每謂獨孤后曰。蜀王秀有膽氣。好武藝。必以惡終。然我在焉。當無慮也。至兄弟之世。必反矣。遂以事奪其職。益州總管。秀忿恨。陰詛文帝。文帝赫怒。

文帝遇弒

殺廢太子勇

漢王諒友

廢秀為庶人。秀文帝第四子也。第五子漢王諒。有寵於文帝。及第二子秦王俊。遇毒卒。代為并州總管。然以太子勇及蜀王秀。諛廢。內不自安。居常危懼。陰蓄異圖。至是遂反。為清河公。素所敗。遂幽死。初文帝與獨孤后。互相愛重。誓無異腹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復有憂耶。文帝又懲宇文氏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

營顯仁宮

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太紫元年三月。營顯仁宮於洛陽而成。用江嶺奇材異石。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又開通濟渠。自長安西苑。引穀洛水入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以備遊幸之用。西苑周二百里。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州諸山。高各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絲爲花葉綴之。沼

營汾陽宮

中亦剪絲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之。帝好以月夜遊西苑。宮女數千騎相追隨。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又營汾陽宮。或幸洛陽。或幸江都。或北巡至榆林金河。或幸五原。巡長城。或巡河右。營造巡遊無虛歲。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供其觀。執絲竹者萬八千人。支費巨萬。歲以爲常。帝自謂天下無虞。四年三月。日本皇帝遣使。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是秋。遣鴻臚寺掌客

日本使來

伐琉球

裴世清聘於倭。使朱寬招撫琉球。琉球王弗從。帝怒。六年春。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周等。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行月餘。至其國。琉球王出兵逆戰。鎮周連敗之。進入其都。王自將出戰。又敗之。王退入柵。陳稜等乘勝攻拔柵。斬王虜其民萬餘口。還。帝遣使徵高麗王入朝。不至。七年春。下詔徵天下兵。無問遠近。皆會於涿。帝自將伐高麗。又敕幽州總管元弘嗣。造船於東萊海口。四月。車駕至涿。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載

大率伐高麗

攻具送高陽。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以供軍。涿。發江淮以南民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舳艫相次數千里。往還在道數十萬人。填咽水陸。晝夜不絕。自秋至冬。四方兵集涿者百十三萬人。餽運輜重糧食者倍之。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八年春。帝親授節度。分為九軍。進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我兵擊敗之。乘勝拔遼東城。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以眾三十萬為方陣。且戰且進。七月。至薩水。軍半濟。高麗兵擊其後。右屯衛將軍辛世

軍敗而還

再伐高麗

楊玄感友

雄苦戰死之。於是前軍皆潰。不可禁止。將士敗走。及還至遼東城。免者僅二千七百人。其餘悉死沒。資糧器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引還。九年春。詔赦述等諸將罪。復徵天下兵集涿。三月。帝幸遼東。再伐高麗。時听在盜起。多者十餘万人。少者數万人。山東尤甚。剽縣長吏。多為盜所殺。楚公楊玄感見朝政日紊。潛謀作亂。至是督運黎陽。遂反。帝引軍還。遣諸將擊之。玄感自洛陽引兵趨潼關。戰敗而死。玄感素之子也。周蒲山公李弼之曾孫。密少

時人作謠

三伐高麗降之

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常乘黃牛。行讀漢書。玄感父素。遇而奇之。召至家。與語大悅。由是與密結交。玄感及起兵。引密為謀首。玄感敗死。密變姓名亡匿。時人作謠云。楊氏將滅。繼興者。桃李子也。桃李子。謂逃亡李氏之子。十年春。帝復幸北平。伐高麗。是秋。進至懷朔鎮。時天下已亂。听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連歲拒戰。支力弊乏。遂降。十月。帝還長安。尋幸洛陽。漳南竇建德。靈武白瑜娑。勃海孫宣雅。河間格謙。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北海

群盜並起

郭方預齊郡王薄扶風向海明章丘杜威伏扶風李弘芝延安劉迦論邯鄲楊公卿汲郡王德仁離石劉苗王東海彭孝才巴陵蕭銑武威李軌金城薛舉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鄴陽杜士弘等各據州郡皆擁衆十餘萬抄掠所在自稱王稱帝李容亦與群盜翟讓等起兵攻滎陽下之帥衆西行說下諸城據興洛倉略取河南諸郡自稱魏公帝之討楊玄感也以唐公李淵為閔右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歸附帝忌淵相奇異名應圖讖徵詣行

李容起兵

圖讖指時人語

隋人稱江東建康曰江都晉宋以來之曰都也

李淵舉兵恭帝即位於長安

帝字文化及弒煬

在淵見天下遂亂稱疾不謁縱酒以自晦突厥可汗數寇北邊帝命淵帥太原馬邑兵擊之淵次子世民膽勇有才畧突厥頗憚之然淵前鋒王仁恭高君雅等怯懦不敢前時帝在江都遣使責淵淵懼世民及裴寂劉文静等勸淵舉兵十三年淵遂舉兵入長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帝孫代王侑為主改元義寧侑以淵為大丞相進爵唐王太上皇見中原已亂無西歸心而從駕多關中人思歸遂反推許公宇文述之子化及為謀主夜引兵入宮

恭帝禪位於唐
隋亡

縊殺太上皇。宗室無少長皆死。惟存秦王浩奉之。化及自爲大丞相。擁衆而西。太上皇之在江都。淫虐益甚。日夜縱荒。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時人稱曰煬帝。煬好內。遠禮之謂也。煬帝遇弑之明年。長安新主侑。禪位於唐王李淵。後謚侑曰恭帝。隋自文帝至是三世。三十七年而亡。

周清外史卷之十二終

4
13
1

